

劉雲若著

逐水桃花



劉雲若著

長篇社會
奇情小說

逐

水

桃

花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版 出 月 一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逐水桃花

實價金圓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劉 雲 若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A128弄208室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

特約經銷處

南 星 嘉 坡 明 咕 連 街 星 洲 文 化 服 務 社
京 教 數 營 大 陸 書 局

長篇社會奇情小說

逐水桃花目次

第五回

辜負惜花心
薔薇多刺
流連遲月影
烏鵲無依

第六回

魂斷一封書
玉人何處
心傷十載夢
暴客當關

逐水桃花

劉雲若著

第五回 辜負惜花心 薔薇多刺 流連遲月影 烏鵲無依

杏玲聽了大驚，急忙跑下樓去，買了一張報，拿回樓上，仔細一看，不由又驚又急，幾乎暈了過去，他初聽賣報的吆喝，只以為郭子嘉在他隱匿處被捕，打死的情人必是桃玲，那知報上所載，另有許多枝節，郭子嘉竟又打死梅玲，桃玲也受了傷，吳異翹和金佑躬受傷更重，生死未卜，簡直這圈內的人，除却杏玲，都受郭子嘉的害，他怎能不大受刺激，當時怔了半天，才哭起來，哭着又拿起報細看，才看明白吳異翹獨去捉郭子嘉，才受了傷，吳翹怎會知道郭子嘉的住址呢，而且他曾允許過自己，不根究郭子嘉和桃玲，何以忽然又失了信，再說他以主任身分，捉拿漢奸，很可以派部下前去，便是親自督率，也該有人隨從，如今竟獨身前往，豈不是有意尋仇了，至於桃玲如何受傷，報上却未說明，只說在吳翹受傷，郭子嘉逃走後，還是桃玲打電話報告查緝處的，當然吳翹和桃玲已經見過面，再看到郭子嘉逃到金家借宿，金佑躬偷去報告，軍警圍捕之時，郭子嘉竟說出他和梅玲久有關係，以後梅玲探身窗口，似要逃跑，郭子嘉竟把她打死，自己家的醜事，恐怕完全揭露出來了，杏玲看得通身抖戰，面色慘白，半晌才定下神，仔細尋思，她當然最關心吳翹和桃玲，因為一個是未婚夫，一個是姐姐，急想趕到

醫院探看，但異翹和桃玲已見過面，自己和異翹的祕密，恐怕已爲桃玲所知，這真不好意思，但無論如何，醫院是必須去的，只好硬着頭皮走一趟，而且梅玲陳尸在室，金佑躬也已受傷，無人辦理善後，自己也難辭卸責任，必須趕去料理，想着就匆匆摸了件衣服，下樓出門，坐車一直到了醫院，進門打聽查緝處主任的病房，醫院中人領她上樓，正看見查緝處的一位李股長，是留在這理照料異翹的，他認識杏玲是異翹的未婚妻，急忙趕過招待，杏玲問吳主任的病房在那裏，李股長說，就在前面，但是吳主任才施過手術，正在睡着，大夫不許探病的人進去，方才有幾個人來，都被擋出去了，李股長這樣說話，是恐怕駭着杏玲，其實異翹正在危險關頭，大夫才不許人探視的，但杏玲是異翹的未婚妻，也是唯一的親屬，李股長不敢切實攔阻她，就和一位護士商量，護士也不敢作主，就去把大夫請來，大夫說了幾句簡直的話，今天絕對不能探看，恐怕對病人有影響，至早也得在二十四小時以後，再看情形，大夫這話，好像暗示二十四小時內，是異翹生死關頭，但杏玲未能了解，又向大夫詢問異翹的病勢如何，是否有生命的危險，大夫說，現在還不敢定，得看明天的情形，杏玲已見報上載有異翹受傷甚重的話，這時更證實情勢危急，嚇得淚流滿面，拉住大夫，求他務必盡力診治，這是病家慣有的情形，也是大夫最頭疼的事，因爲除無能的庸醫，和味良的惡醫——這種惡醫，常把小病造成大病，易愈的病作成纏綿的病，以施其榨取的手段，——以外，每個大夫都是盡其所能，醫治病人的，病人家屬磕破了頭，他也只有這一點能力，不央求他也不會藏私，

然而病人家屬都以爲大夫有肘後祕方，盡力懇求，但這也是人情，不過大夫却難於應付了，這位大夫對杏玲說了句當然盡我的力量，便走開了，杏玲拭着淚怔了半晌，李股長向她勸解說，吳主任不會有危險的，大夫當然不敢說滿話，這也是醫院的規矩，說着又提郭子嘉的萬惡，一夜之中，竟傷了三個人，幸而他最後也受了傷，方才就擒，現在他和那個金佑躬，也都在這醫院裏，因爲這是公立醫院，杏玲聽了，心想真是冤親平等，仇人冤家，居然都湊到一處了，便問郭子嘉的傷勢如何，會不會死，李股長說，不會死的，他的傷雖然不輕，却容易治，一定教他活着受國法制裁，這小子太可恨了，杏玲又問金佑躬怎樣，李股長說，這個人的傷很奇怪，他並沒有挨着槍彈，却被一塊震碎的磚片，嵌進後腦，雖然沒有性命危險，可是治起來很費手，據大夫說，治好以後，腦子也受了傷，恐怕不能像平常人一樣靈敏了，杏玲又問有位韓桃玲，也被郭子嘉打傷的，她在幾號，李股長說，大概就在對面那一間，杏玲說，我要看看她，李股長便尋着一位護士，請她領杏玲前去，護士問明杏玲和桃玲的關係便領她到一間病房，推開門說聲郭太太，有人來看你，杏玲聽着，知道桃玲被軍警方面和醫院認作郭子嘉的太太，這是當然的，她本來和郭子嘉同居啊，想着走進門內見桃玲躺在床上，面色焦黃，雙目深鎖，却沒痛苦的樣兒便走上前叫了一聲姐姐，桃玲看見她，臉色一陣發紅，顫聲說，三妹你來了，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，杏玲說，我看見晚報，才知道的，妳那裏受了傷，桃玲說我只臂上被槍穿破一塊，並不利害，你說在報上看見，昨天夜裏的事已經登了報麼，杏玲說。

是今天的晚報，不但昨天夜裏記事，連今天早晨的事，也都登出來，桃玲詫異說：「今天早晨，今天早晨有什麼事了？」杏玲也詫異郭子嘉被捕的事，難道她還不知道，但再想想，才明白她從昨夜被送到醫院裏，當然不知道外面的事，就是郭子嘉金佑躬也來到醫院，他在病房中，沒人告訴，也不會知道，但自己是不是要對她實說呢，雖然這是很可怕的事，但郭子嘉被捕，未必使她太受刺激，梅玲的死，却不該隱瞞，我還要和她商量善後辦法，現在她傷勢不重，精神尚好，我就爽快告訴了吧，想着見護士已然退出，房門也關上了，就坐在床邊，拉住她的手說，二姐，你可不要難過，咱們大姐，今天早晨死了，桃玲大驚，似要挺身坐起，叫着說怎麼……她怎麼死了，杏玲便把報紙所刊的情形，和自己知道的經過，仔細說了，桃玲聽着心如刀絞，因為這一幕慘劇，幾乎全部和她有關係，梅玲是她的姐姐，郭子嘉在昨天還是她的丈夫，梅玲又是郭子嘉的情人，也是自己的前任，而且昨天一夜中的事，郭子嘉完全顯露出凶暴的個性，傷害自己和異翹，還可以說被迫自衛，或是妬懷難忍，總算情有可原，至於殺害梅玲，却太已陰毒殘狠了，直到今日，才知道他是這樣的惡人，但自己却和他同居了兩年多，這就和舊小說上所說，一位小姐被魔鬼所迷，魔鬼變成了漂亮公子模樣，她並不害怕，後來家中請來了一位法師，捉住魔鬼，使其現出原形，這小姐看見，立刻就嚇死了，還有一個妓女，接了一個揮金如土的闊客，很揮霍了一陣，後來那闊客不再去了，妓女還很想他，那知過了不多日子，那闊客忽被官人捉去，原來是個殺人大盜，那妓女嚇得不得了，但到那大

盜賊決出紅差的時候，妓女因事坐車出門，在路上無意中遇着，不料那大盜竟看着她，點頭一笑，那妓女當時就嚇死了，這就因為小姐看見猙獰的魔鬼，妓女看見蓬頭垢面的大盜，想起自己曾和他怎樣耳鬢廝磨，怎樣床第纏綿，又是害怕，又是惡心，神經承受不住，就崩潰了，桃玲也是如此，她這時雖然未曾面對着郭子嘉，神經也大受刺激，何況又加上羞愧悔恨，只覺得心中難過得沒法形容，通身出着冷汗，直着眼兒說不出話，杏玲見她這樣，忙安慰說，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，你就看開些吧，不必難過，桃玲聽了，更是刺心，杏玲本意是只就桃玲而言，以為她既死了，你難過也沒用，但是她所報告梅玲的死訊，還連帶着郭子嘉的被捉，杏玲說話安慰桃玲，又沒單提出梅玲的名字，於是桃玲就錯想郭子嘉身上去了，以為杏玲是勸自己不必為郭子嘉難過，這話說得好像自己一心都在郭子嘉身上似的，未免有些諷刺意味，如其在這時候，桃玲想着十分傷心，把杏玲一番慰問的好意，全湮沒了，當時怔了一會，才嘆了一聲說，我難過什麼，反正糟到這步田地了，知道誰還活幾天呢，杏玲還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就問你的傷不是很輕麼，桃玲說，是的，我只是皮肉受傷，不過現在想起來，真後悔，當時沒被打死，杏玲說，這是什麼話，你不要亂說，現在沒了大姐，只剩咱們姐妹倆了，杏玲說紅了眼圈，言外的意思，是倘若桃玲也被打死，豈不孤伶伶只剩下自己一人，桃玲看着她，心中也覺淒慘，就用手拭淚，杏玲又問昨天你怎樣受的傷，報上說得不大詳細，桃玲聽了，看着她半時才開口說話，把昨夜的詳細情形都告訴了，杏玲才明白桃玲是因為保護

異翹，開口喊叫，才惹得郭子嘉開槍，不由心中被刺了一下，她覺得桃玲一定還愛着異翹，否則不會這樣捨命保護他的，異翹若知道這情形，當然也要感激她，忽然覺悟自己是處在很困難的地位了，桃玲還是郭子嘉的小妻，深藏不露好像由世界上消失，異翹和她也好像消失了原有的關係，更沒有見面的希望，在自己看，桃玲已另有歸宿，和異翹更無重圓之日，異翹也成爲失意可憐的鰥夫，自己嫁給他，也算替桃玲補過贖罪，但今日經過這一次變化，情形可完全變了，郭子嘉已被捉入獄，絕無生理，桃玲已失了所依，雖然她失節，但在法律人情上，很能以被霸佔而受原諒，異翹已經和她見了面，知道內情，再加上她捨命相救的英勇行爲，異翹很應該原諒她，而且無論異翹怎樣，自己在道德的立場，骨肉的關係，也應知道桃玲和異翹已有復合的可能，不管他們能不能復合，反正我總得趕快讓開了位子，否則良心上實在下不去，但是自己和異翹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怎捨得分離，何況我們又已有了關係，杏玲想着，心中萬分難過，——說到這裏，作者又要開說話，男女的關係，固然玄妙，但也並不玄妙，總之是生理的衝動而已，和兩條狗連在一處兩隻螳螂疊在一起，完全一樣的，我並不敢侮辱人類，因爲我也是人，但回想我們的老祖宗，用四脚爬的時候也只是一種獸類，當時懂得什麼叫風化，什麼叫廉恥，一定是不管黑天白天，大庭廣衆，興之所至，隨便一樂，後來漸漸進化，站得直了，就翹然立異，自命爲萬物之靈，又出了些位聖人，製造出道德法律，人們怎樣呢，仍然是幹他們想要幹的事，只於懂得隱藏，悄悄的尋沒有人看見的地方了，若說是道德提

高，我真不敢奉承，固然世界上儘有操守刻苦的人，例如苦行的教徒，但世上還有白癡和天閻呢，我所說的只是大部的普通人，普通人都有獸性的遺留，所以一男一女，相處日久，有了感情，發生關係，是很自然的事，毫無足怪的事，請不要聽那種假學者的無聊話，假學者常以爲風化定和教育有關係，他們說中國男女容易發生風化事件，是由於教育不普及的緣故，這才叫胡說之至，若要教育和風化發生關係，除非用希特拉對付猶太人的辦法，把學生都消除性機能，我們中國已經有位娶朋友太太的大學校長，教育家和學生發生桃色事件，更不一而足，教育水準最高的美國，公園草地上，常丟滿了法國小帽，這又該怎麼說，所以男女間發生關係，簡直是天然衝動，什麼力量也管束不住，只是有道德法律加以震懾，本身利害使之警惕再加上土文化教以技巧，使他們和她們靜靜的，悄悄的，審慎的去幹，不要幹出事來，就是太平天下了，以上的話，並非故作歪曲，實是說的人類的本能，但人類這種本能，却有抑制的必要，因爲現在已不是太古穴居野處的時代，由於社會的進化，道德法律風俗人情上，有了繁複的限制，什麼事是要不得的，不許作的，什麼事是要得的可以作的，都已有了成文或不成文的憲法，你不要管這些限制是對或不對，但你必須遵守，若是放任你的本能衝動，作了你自己所要作的事，自覺是對的，社會上却認爲不對，那你就該倒霉了，男女間的關係，在古代本是由發展的，現在可就不成，古代的人想愛誰就愛誰，現在就有貧富，賤貴，輩分，血統，資格，學問，以及其他種種的限制，總不許逾越範圍，若因一時的衝動而逾越了範

圍，即使不受法律制裁，也要受到無限的痛苦，像杏玲就是逾越範圍，作出錯事，但仔細想來，也不能怨她，因為在以前的局勢，她和異翹定婚，並非錯誤，桃玲既成爲郭子嘉的姨太太，和異翹已如分居兩個世界，也無重圓之日，而且恐怕異翹追究桃玲的下落，發生可怕的糾紛，所以杏玲這樣作法，很有着保護姐姐的功用，她既和異翹定了婚，乾坤已定，終身有托，當然毫無猶疑和顧慮了，何況當此貞操尺度放寬的時候，對未婚夫婦，若是因一時衝動而發生了關係，也還在情理之中，但那知在定婚和結婚中間的一個時候，發生關係，危險仍是很大的，這危險是發生於人心的險惡，而受害則常在女方，因為依向來的習慣，貞操好像在專爲女人設備的，而男子却好似不負這等責任，所以男女有了不好的情形，總是女人上當，實際也是一個女人吃虧，她們若和男子發生了關係，而又被棄，就她同在泥潭中洗過澡，身分名譽一齊低落，而一個純潔的女子，平常經經自守，絕不敢和男子過分接近，但在定婚之後，她們以爲未婚夫和已婚夫，並沒有什麼差異，只差一次婚禮而已，就很放心允許未婚夫的請求，發生了夫婦關係，却不知一次結婚典禮，是十二分重要的，未婚便不能發生夫婦名分，在法律上的保護力量也差得多，只看定婚後解約，是何等容易，而結婚後離異，是何等麻煩，有的男子和女子定婚時，並沒什麼壞心，只爲定婚後發生了關係，他在未結婚以前，便得到女子的一切，於是不待結婚，便久習生厭，弄得改變心腸，感情冷淡，希望解約，而女方看出情形，知道婚後更難維持只好自認吃虧，答應解約，可憐她的冤枉上那裏去訴呢，

固然可以訴諸法律，但法律並不甚講理，問起來也不過是和姦而已，反而把醜事張揚出去，所以稍顧臉面的女子，雖然住在法院的近鄰，伸手就可以接出法律，却仍含冤而死，就是這種道理，近來作者還看見一個最混賬的未婚夫，這個人和一位中產人家的小姐定了婚，接着又甜言蜜語，許着不久便舉行結婚禮，哄得那位小姐和他發生了關係，但是幾個月以後，他忽然改變了口氣，表示無力舉行婚禮，要求女方出錢代辦一切，女方沒有力量來擔負，這未婚夫就惱了從此更不提結婚事，他的意思，是女家不出錢，就永遠不必結婚，但是你家女兒已被沾污了，看她還能嫁人，女方自然明白他是個無恥惡棍，論理應該解除婚約，只爲以舊式人腦筋來想，女兒既已和他有了關係，勢不能再嫁旁人，結果只得大舉其債，仍把女兒嫁給他，那惡棍自然得了勝利，但那小姐嫁給這樣惡人，未來命運也可想而知了，不過仔細想來，還是怨她自己走了錯步，否則那惡棍既沒有訛賴的把握，而且解除婚約也毫無顧慮的作到了，杏玲的情形，雖然和上述不同，但她也是在定婚結婚中間的當口，犯了錯誤，她以爲是絕無變化，才和異翹有了關係，那知經過這一次的慘禍，使局面突然改變，桃玲和異翹間的高山，忽然粉碎而消滅了，二人又見了面，看情形頗有重圓的可能，而杏玲不但地位發生搖動，而且自覺成了中間的障礙物，固然按法律的觀點來說，杏玲是站得住的，因爲桃玲先已對異翹登報離異，有報紙和淪陷時法院存案，可作證據，何況桃玲已嫁給郭子嘉，杏玲和異翹定婚時，異翹是個沒有配偶的自由人，這種理由，足可使杏玲穩操必勝之券，在桃玲要從她手裏，

把已經離異的丈夫拉回去，在法律人情上，是不可能的，即使異翹願意如此，杏玲也能據理力爭，保持自己的權利，但桃玲是她親姐姐啊，骨肉之間，有時是不能講理，而只能講情的，何況桃玲遭際可憐，以前的失足變節，也是迫於環境，作妹妹更該原諒她，如今她更遭到不幸，郭子嘉罪大惡極，絕無生理，桃玲以後更無可以倚靠之人，投奔之處，替她着想，當然最好能和異翹重圓，而她昨夜表現的行爲，也可以證明她的心仍在異翹身上，異翹當然也會有所感覺，所以杏玲以天良的直覺，是必須幫助杏玲和異翹重圓，何況梅玲死後，一家骨肉，只剩二人，桃玲正落在難中，作妹妹的難道還忍心爭奪她的幸福麼，杏玲這種種想法，都鼓勵她向正義的路上走，但她的腦筋還有一轉，一轉便轉和異翹已經發生關係，倘若把他推回姐姐懷中，自己又將如何着落，而且她是很愛異翹的，而且在幼時便有了很深的印象，少女的愛情，若一直潛伏在心坎深處，能夠終生不教別人知道，但若快破藩籬，發露出來，就要一發而不可制，好像既跳入千丈深的愛河，再想逃出來回到岸上，是太不容易了，杏玲想着心中十分難過，但是她的心事，實在不能在這時對桃玲說明，却把話題轉到梅玲的善後問題，桃玲表示自己本身並沒有錢，有錢也是郭子嘉的，現在用郭子嘉的錢，替梅玲料理善後，是否爲死者所願，而且郭子嘉寓所中的箱中，雖然財物甚多，但恐怕從昨夜出事之後，已被軍警封鎖，便不封鎖，郭子嘉的大太太，也必在那裏看守，莫說外人，便是自己去，也必受她的拒絕，何況自己還不能去呢，杏玲聽了沉吟一下說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自己來辦好了，可是我並沒有

多少錢，只能先買一具棺材，把大姐屍身裝殮起來，送到公墓寄存，以後的事等平靜了再說，桃玲說，現在也只可如此，你知道，我現在是殺人犯的女人，也是這案子裏的犯人，不能自由離開，你得獨自去辦了，杏玲立起來說，我現在就去好了，大姐的屍身，大概還暴露着呢，桃玲說，好，你就去吧，可是你不去看看吳……吳處長嗎，杏玲知道她這話裏另有含蓄，不由紅了臉說，大夫不教看他，我走了，明天再來，說完就很快地走出去，好像逃跑似的，她出門一直下樓，到了醫院門外，才喘出一口氣，急忙僱車，奔金家去，到了金家，直入院中，要向東房裏走，不想被一個警察攔住，問她找誰，杏玲一看是警察，便明白是看守空房和尸身的，忙說明自己的姓名，對金家關係和來意，警察告訴她，方才法院的檢驗官，已來驗過尸了，因為死者的丈夫，現在醫院，又不尋着另外的親屬，就令地方暫時看守尸身，若是過兩天再沒有親屬出面，就由官方代為掩埋，至於這房中的什物，也將由本地面的分局，派人代為封存，現在你來了正好，但應該先到分局說明身分，還得到法院請求領尸，杏玲一聽，真麻煩，就要求警察，容她先進屋看看尸身，杏玲推開門進去，見房中亂的不成樣子，地上瀆着血跡，梅玲尸身仰在床上，皮膚焦黃，滿面帶着怨懼和痛苦，表示她的靈魂不安以外，容貌尚如生前，沒有很大改變，杏玲悲從中來，撫尸痛哭了一場，才走出去，託那警察照管，自己辦完事就回來，警察也託她務要快辦，因為他也不願在這可怖的地方看守，若是一個尸身倒在街上，那只是地方的責任，這裏因為還有財物，所以派警察看守，在尸身搭走，房門封鎖

以前，他是不能離開的，這差使實在夠苦，所以他希望及早交卸，杏玲答應了，走出金家，到了街上，她有些茫然失措，知道眼前的責任，自己簡直是不勝擔任，一個弱女，什麼事也沒經過，要她買棺材，找杠房，跑警局，跑法院，她不但害怕，而且毫無辦法，自來養生送死，都是大事，沒有經驗的人，絕作不來，因為人生越繁複，應付就越艱難，在古代時候，有人死了，他的家屬也許把他吃了，也許拋在野地喂狼，以後漸漸變化，才挖個坑埋葬，再進化又製成棺材，裝好尸身再埋，到現在，僻遠古樸的鄉村仍然如此，惟有住在都市的人，若是死了，可就給他家屬留下不小的難題，爲着面子，總得作些排場，衣衾棺材，就是一筆大費用，再加上念經出殯，簡直能破盡中人之產，而且只有錢並不能了事，還必須辦理喪事的專門人才，同樣一具棺材，張三去買要一千萬，李四去買，用六百萬便能成交，其餘白貨杠房，無不如此，所以若是沒有錢，又沒有能辦事的人，簡直不能死，然而死是不由自主的，比如一個人不想死而居然死了，他的兒子既沒力量，又沒朋友，自己想想，既然什麼都辦不到，只可盡人子的責任，抓把土把老子埋了吧，然而都市裏都是石子洋灰路，不能掘開埋人，若是把死人送到郊外的黃土地，這一段路程，若是用一輛地扒車，都得幾十萬，還是花不起，這兒子抗起老子的尸身，預備自己送到郊外埋葬，他一到了街上，法律就出現了，警察以爲是殺人移尸，攔住盤詰，問到毫無可疑的地步，還得教他先去領出喪執照，但不能抗着尸身上警局，還得先送回家去，等領得執照，他再把尸身抗出來，既使能到了郊外，尋着公墓，

公藁雖公，也得要錢，尋着義園，義園雖義，也得要錢，要隨便尋一塊空地埋葬，那一塊地也有主兒，實在沒法，拋在大道上，法律又來了，那是妨碍公衆衛生，拋進河裏，也是一樣，你說還是多麼累贅，非把活人逼得隨死人而去不可，這就是現在文明的德政，教人生既不易，死也爲難，古詩說，到處青山可埋骨，俗語說，那裏的黃土不埋人，現在可不能那樣輕易了，杏玲爲難了半晌，她實在不知這事情要用多少錢，自己所有的區區存款，是否能以應付，更不知怎樣辦法，先走那一步，焦急半晌，只想能找個可以幫忙的人，但是可以幫忙的人，不是死亡，就是在醫院裏，至於銀行中同事，男的並無深交，女的也都和她一樣，這可如何是好，她急得直要發暈，正在這時候，忽見面前有一輛馬車徐徐走過，她忽覺得這輛馬車上的人，正向自己瞧着，不由抬起頭也向車上看，車上的人已叫着韓小姐，杏玲一見這個人，心中亂跳，好像遇着了救主，埋怨自己糊塗，竟未想到他呢，原來車上的人，正是她和異翹的忘年好友黃荔門，這位禿頭大肚子的退休老外交家，真是有趣，他有個老朋友，住在北平，當初在官場很有地位的，也是志節甚高，在淪陷八年中，杜門謝客，並未出任，那一位朋友有一部舊馬車。和駕車的跛馬，黃荔門到北京，常和他一同坐馬車出門遊散，但是馬跛車舊。走得極慢，若由東安市場走到前門，總得三點鐘工夫，但是朋友却引爲得意，以爲可以會議，可以談話，可以打盹，可以看書，是世界最舒服而沒有危險的車子，最近那位老友去世，黃荔門到北平去弔喪，才知那老友遺囑，把這輛車跛馬送給他，黃荔門爲珍重老友遺念，就

把車馬運回天津，在家中闢了車房馬廄，而且連原有的車夫也雇用了，他每天下午閒暇無事，總要坐着破馬車，到街上遊散一回，這時候滿街飛馳最新式汽車，馬車久已成爲落伍之物，除了送殯的行列中，還可以看見外，幾乎絕跡了，何況黃荔門這敝車跛馬，簡直成爲街上行人的笑料，但誰能知道他那高雅的志趣呢，不想今天黃荔門坐車閒遊，竟在這裏遇着杏玲，就招呼了一聲，杏玲抬頭看見他，也叫了聲黃老伯，因爲車走得慢，黃荔門吩咐車夫停住，那馬本不樂於行動，立刻就站住了，杏玲趕過兩步，就到了車旁，黃荔門看着她說，你自己在這裏幹什麼，異翹呢，杏玲搖搖頭沒說話，黃荔門已看出她面色慘淡，淒然欲泣的樣兒，就說，你上來，咱們談談，杏玲無言，她走上車去，因爲車是敞篷的，無須開門，擡脚便能上來，坐在黃荔門身旁，黃荔門向車夫說了回家二字，車夫一抖韁繩，馬又一跛一拐的徐徐走起來，黃荔門才向杏玲說，韓小姐，您氣色這樣難看，有什麼事麼，杏玲悲聲說，您今天沒看報麼，黃荔門搖頭說，我不看報，已經有八九年不看報了，在淪陷時候，報上是恫嚇欺詐，我不願看，到勝利後，我才看了幾月的報，那知報上又是一味的紛亂破裂，貪污爭奪，一切一切都是教人失望的事，於是我又不敢看了，現在我家裏禁止報紙進門，杏玲說，您既不看報，當然對異翹的事一點也不知道了，他現在受了重傷，正在醫院救治，荔門愕然說，怎麼，他會……是怎樣受傷的，杏玲嘆口氣說，老伯，您還不知道我和異翹並不是現在才認識的，從很久以前，就是親戚，這裏面的故事很多，我得慢慢地說，現在我只能把眼前的情形告訴

您，還得求你幫忙，黃荔門點頭說，好好，你盡管說，是用人，是用錢，我只能辦，必然盡力，杏玲說，大概人錢兩樣都得用，我有個同胞的姐姐，被人打死了，我的姐夫也受傷入了醫院，我是唯一的親屬，必須去收葬我姐姐的尸身，可是得先到法院去請求領尸，還要上警局聲明身分，以外還得買棺材辦理埋葬的事，您看，我一個女子，怎麼辦得了呢，荔門瞪大了眼睛說，怎麼，還有這些事，異翹受傷，你姐夫也受傷，你姐姐死了，這是在同地方發生的麼，杏玲搖頭說，不是的，這件事亂極了，我得慢慢的說，現在只求您先替我辦我姐姐的喪事，荔門說，這好辦，但是今天太晚了，買衣裳棺材，都可以在今天晚上辦到，可是埋葬得等明天，還有到警局接頭，法院領尸，也得等明天去辦，你不要着急，我準能一手幫忙的，可是異翹在那家醫院，你領我去看看他好麼，杏玲說，我遇見您的時候，就是才從醫院裏出來，異翹正在施醫，許親屬探看，連我都被擋了駕，您去，也不能進病房，荔門聽了

正在

危險時候，不由怔了怔說，他受了什麼樣的傷呢，

的時候，我不在場，只從報上和醫院人口裏，

說，咱們現在毫無辦法，也沒事可作，你還，

我再替你仔細打算，杏玲想想，也只可如，

時馬行甚遲，直到天黑以後，才到了黃，

就請杏玲上樓去坐，他自己和來訪的

去，因為他每日總是陪着幾位門客一

隨卽上樓，和杏玲對坐在起居室中，才

眼淚說，黃老伯，請您原諒我，一向對您

就把您當作老伯看待，本不該欺騙你，無奈

說出來不能得到您的諒解，所以一直隱瞞着，不

非和我毫無關係的，他原是我的姐夫，荔門聽了，

去的這位姐姐的丈夫麼，杏玲搖頭說，不是，死去的

荔門才吁出口氣，好似安了心，原來他錯想到情殺上面去了

又接着說，你不要誤會，聽我把細情告訴您，還得請您不要恥笑，我們姐妹所遭的命

運，實在慘酷了，但是說起來却是可羞的，荔門說，你不必顧慮，儘管說好了，杏玲就

從頭上說起，自己姐妹三人，大姐嫁給金佑躬，二姐嫁給吳異翹，自己早失父母，自幼

隨姐姐們過活，事變以後，異翹到內地去抗戰，把二姐拋在天津，大姐夫是個卑鄙的商

人，爲着作生意掙錢，就交結上漢奸郭子嘉，包庇犯法的營業，不想郭子嘉和他來往日

久，竟勾搭上了他的女人，也就是自己的大姐梅玲，金佑躬知道以後，既不敢惹郭子

嘉，也不敢管束梅玲；竟奇想天開，使個抽樑換柱之計，把二姐桃玲硬拉下水，教她也

跟郭子嘉發生關係，郭子嘉戀住了她，就把梅玲放開手了，以後郭子嘉又替桃玲出主

意，以異翹數年不歸，久無音信爲由，登報宣告離婚，在法院也立了案，從此桃玲就成

意思，就

夫，

了郭子嘉的外室，及至勝利後異翹回來，對桃玲的事還一點不知道，就登報找尋，桃玲當然不敢出面，我見異翹情形可憐，就寫了封匿名信，勸他不要再找，那知異翹不肯死心，竟又登報要求寫信的人跟他見面，我又怎能見他，只置之不理，不料過了幾天，我到遊泳池去玩，竟和異翹撞見了，他逼着我，定要詢問二姐桃玲的下落，自己知道若告訴他，便要惹出禍事，桃玲已嫁給郭子嘉，和異翹已覆水難收，怎能再翻她的舊案，可是異翹定要逼問到底，我簡直沒法應付，最後才想出個奇想天開的辦法，我們韓家欠他一個人，就補還他一個人，把我嫁給他，只求他不要再追究桃玲的事，於是異翹和我就定婚了，以為事情從此可以了結，那知昨天異翹不知怎樣，知道郭子嘉的住址，因為郭子嘉是被通緝的漢奸，異翹竟單身尋上門去，和郭子嘉桃玲見着了，郭子嘉開槍拒捕，把異翹打傷，桃玲因為救護異翹，也被郭子嘉打傷，郭子嘉却逃走了，他逃到我大姐夫金佑躬家裏藏躲，金佑躬偷着出門報警，郭子嘉察覺以後，把我大姐留在房裏作掩蔽，和軍警抵抗，結果又把我大姐打死，把金佑躬打傷，郭子嘉自己也受傷被捉了，這就是事實的經過，總而言之，現在異翹桃玲金佑躬郭子嘉都在醫院，只大姐梅玲死在她自己家裏，在今天下午，看晚報才知道消息，說着哦了一聲，伸手摸摸衣袋，拿出一張報紙說，這就是今天的晚報，對這件兇案登得很詳細，請您看看，黃荔門接過報去，看了半晌，他對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都明白了，就搖搖頭嘆氣說，這太慘了，但也是動亂時代容易發生的事，你不必難過，也不必發愁，一切善後都由我替你來辦，明天早晨，我派一

個能幹的人，陪你到法院和警局去，這是必須你親身到的。以後對於你大姐收殮殯葬的事，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杏玲淒然說，謝謝老伯，我也只能仰仗您了，黃荔門說，談不到，你和我無須客氣，現在咱們先吃飯，吃飯是要緊的，說着就叫下人開飯，杏玲實在吃不下，黃荔門殷勤相勸，只好稍微吃些，黃荔門談到郭子嘉的陰毒險狠，不由切齒痛恨，說這個人是漢奸而兼殺人犯，罪惡多端，必須立時正法，以快人心，但不知他是否軍人，若是軍人，就可以歸軍事法庭審判，迅速處決，若不是軍人，送到法院就要耽擱時日，好在這個人是萬萬活不成的，說着見杏玲低頭發怔，並不回答，就又向她說，韓小姐，我正式勸你，這件事你並不負任何責任，你大姐死得很慘，當然你要十分悲痛，不過人已死了，你總要看開些，何況郭子嘉已經就捕，回家自會替死者報仇，現在只有異翹的傷是可慮的，但是吉人天相，他一定很快就能痊愈，你在結婚以後，你對二姐照顧一些也就是了，至於金佑躬那個人，咎由自取，並沒什麼可惜，杏玲聽了，抬頭看看黃荔門，嘆口氣說，您說的對，我很明白，除了異翹以外，每個人所遭的不幸，都是自取的，可是她們把我害了，黃荔門說，怎麼把你害了，哦，你說的是和異翹定婚的因由，這也不算害你，我以為你是忘掉過去的一切，只盡力你的前途好了，杏玲搖頭說，我的前途麼，唉，還很有難題呢，黃荔門問什麼難題，杏玲沉吟半晌，才開口說老伯你一向待我這樣好，又知道我的全部身世，我更佩服您的見解高尚，所以到了今天，我只能向您求教，幫我解決這個難題，黃荔門說，好，你請說，杏玲說，等你吃過飯，再靜靜

的談，黃荔門說，我已經飽了，就教下人把殘肴撤去，又送上茶來，黃荔門教杏玲移到沙發上，相對而坐，又沉寂了半天，黃荔門忍不住催促你可說呀，杏玲低聲說，老伯，我想在異翹痊愈以後，就和他解除婚約，黃荔門愕然問，爲什麼，杏玲說。您聽我從頭說，二姐桃玲和異翹原是恩愛夫妻，你看異翹回來以後，那樣堅忍的尋找桃玲，就可以知道愛是多麼深了，及至完全絕望，才和我定婚，說不定這裏面還有紀念桃玲的意思，至於桃玲，她自然對不住異翹，但我敢保證她並不是存心作壞事，只因有了魔鬼，郭子嘉金佑躬用種種手段來誘惑她，壓迫她，她才墮落下去，桃玲當然不是烈女，不肯堅貞自守，但是一個弱女落在惡勢力裏，不能自拔，似乎應該原諒，而且桃玲到現在還是愛異翹的，只看異翹去捕郭子嘉時，桃玲拚命救他，就可以明白，我敢斷定桃玲始終仍戀着異翹，沒有一時忘記舊夫，只爲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沒臉再見異翹的面，只可苟且偷活罷了，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教我怎樣好呢，昨天以前，桃玲是郭子嘉二太太，絕對沒有和異翹的希望，我和異翹定婚，對桃玲有掩護的作用，到今天情形已完全變了，郭子嘉被捕，絕無生理，異翹和桃玲中間的障礙，已然除去，而且二人已經見了面，桃玲又對異翹表現了她的愛情，您看，是不是二人已到了復合的機會，是不是我應該趕快退讓，再說桃玲若不能和異翹復合，她日後的境遇一定要十分悽慘，你再想，一個妹妹佔據了姐姐的丈夫，而教姊姊落到悽慘的境地，這不太虧心了麼，所以我覺得必須這樣辦，你以爲如何，黃荔門聽着低頭沉吟，却不開口，好像還沒法回答她的話，又說異翹

對桃玲，也一直沒有忘下，這次二人見了面，很有和好的希望，我在中間就成了阻礙，所以我打算趕快和吳異翹解除婚約，黃荔門沉吟着說，原來裏面還有這些事故，可是你的二姐和異翹，準能復合麼，杏玲說，那我也不敢確定，不過我要自盡其心，躲開這障礙的地位，以後怎樣，我就管不得許多了，黃荔門尋思半晌，才點頭說，這也是對的，好在你和異翹還沒有結婚，現在局勢改變，你離開了也好，否則你那二姐也恐怕要淪落無歸，你心裏也不忍，杏玲看着他點點頭說，我就是這意思，黃荔門說，你預備怎樣對異翹表示呢，杏玲說，我打算從此不和異翹見面，等他傷好了的時候，我在給他去一封信，說明這種意思，同時我也離開天津，過幾年再回來，黃荔門說，這法子不錯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咳，我仔細想想，真是沒法說，我只認識你和異翹，並不認識你的令姊，若按我的本心，咳，不客氣的說，我從見你以後，就把你當作後輩的女孩子，也覺得異翹是個好男子，你嫁他是一樁好姻緣，倘若你們中間發生什麼意見，我一定竭力替你們調解，若是爲別的原因，要和異翹解除婚約，我一定誓死反對，盡我的力量，教你們重歸於好，可是現在發生這樣問題，並且問題在你的胞姊身上，我真太爲難了，攔你也不對，不攔也不對，教我說什麼好呢，杏玲說，我很明白，您的意思，也很感激您，不過我自己良心覺得應該這樣作，就要這樣作，只是和老伯談談我的苦衷罷了，黃荔門聽了，默然無言，杏玲再也不說話，她知黃荔門已贊成她的辦法，黃荔門年近六旬，經驗宏富，見解高尚，他認爲這樣對，一定是對的，那麼就這樣辦了，但杏玲心中還有話沒說

出來，她在預備和荔門深談的時候，本具有很大的勇氣，打算把一切衷曲完全傾吐，她是要把自己的左右爲難的情形，說給黃荔門聽，請他代爲解決，但是說了半天，竟把最要緊的一節事給隱藏起來了，杏玲心中也似有兩造在爭訟，她自己不能解決，請教黃荔門這高級法官，但是她只代表他人把理由說了，而自己的理由，一字沒提，自然遭到敗訴，她自己的理由，就是和異翹有了關係，但是這種話怎樣對黃荔門說呢，雖然黃荔門是個老人，她也不好意思說，不但杏玲，就是任何小姐，也不好意思對人說，因爲在中國傳統習慣上，性關係好像是一種可恥的罪惡，就是已經結婚的婦人，尙且諱莫如深，何況一個少女，又何況杏玲和異翹尙未結婚，居然發生關係自己想都是可羞的，若是告訴人，那簡直是露出她的罪惡了，於是杏玲幾次話到口邊，都嚥了回去，她最後決定甘心自己犧牲，也要保守這可恥的祕密，絕不對人說了，杏玲覺得固然自己犧牲了，以後的痛苦不知到什麼程度，但那罪過是慢慢受的，並不是立刻爆發，若教她對黃荔門當面說明真相，好像比殺頭還要可怕，就把心情一轉，自認爲和異翹發生關係，是自己犯了罪，既犯罪就該認罪，拚着以後慢慢受刑好了，其實杏玲若從實對黃荔門訴說，黃荔門大概能替她想個正當的辦法，說不定把原案盡翻，還勸她和異翹結婚，只爲杏玲沒有勇氣，竟把機會失了，她出神半晌，才又開口說，黃老伯，我一切都拜託你了，黃荔門說，當然，我已經答應了你了，杏玲說，不止我大姐的喪事，還有關乎我自己的，我知道異翹也很愛我，倘若我還留在天津，恐怕解除婚約是很難的，倒害他左右爲難，所

以我打算離開天津，教他沒法找我，自然會和桃玲重圓，可是我到那裏去呢，天津還沒有幾個熟人，何況外埠，老伯能替我設法麼，黃荔門想了想說，那到可以，不過你一個年青女子，自己到外面去，似乎不大好吧，杏玲說，怎麼老伯您也這樣婆婆媽媽的，女子就不是人了，只憑自己有把握，到那裏去不成，黃荔門說，不是這個，我以為現在雖是勝利以後的第二年了，各處還是烽火連天，兵荒馬亂，你出門多麼危險，杏玲冷笑說，危險也是命運，我命運已然如此了，還怕什麼危險，黃荔門說，你不能這樣說，我認爲你這次退讓，實在存心忠厚，將來一定後福無窮，再說你只是解除婚約，並非結了婚去離婚，這怎能談到命運，杏玲說，謝謝老伯鼓勵我，現在不管怎樣，你總得設法把我薦到外埠去作事，並且對異翹要力守秘密，您能答應我麼，黃荔門說，我可以答應，既然贊成你的辦法，對異翹自然得守秘密，至於薦事的話，我得考慮一下，遠的地方不成，太偏僻的地方不成，正打仗的地方不成，解放區當然更不成，只能在大都市裏，可是比如說上海漢口南京，你不但人地生疏，而是言語不通，都不能去，除非北京還可以，杏玲說，就是北京也好，您有辦法麼，黃荔門說，你想作什麼事，杏玲說，我並沒有什麼學問，也沒什麼專門的技能，我從前曾在銀行作事，打字是我的正責任，還算熟習，至於較淺近的賬目，也能湊合着辦，黃荔門說，好吧，我還是設法把你薦進銀行，若是不成，就到機關或是公司裏作打字員，不過現在物價日漸高漲，恐怕掙的薪水，不能養活自己，杏玲說，這可以自己節儉。若是別人夠生活，我爲什麼不能生活，黃荔門

說，你也不必太刻苦了，我可以幫助你一點，杏玲說謝謝，我到沒辦法的時候，一定短不了麻煩您，在這世界上，老伯是我唯一可以倚賴的人了，黃荔門說，你不要說得這樣悽慘，我想像你這樣的人，誰都會敬重你而幫助你的，杏玲說，我也不需要別人幫助，你預備把我薦到什麼地方，就趕快辦吧，黃荔門說，門路是有的，不過我一時還不能決定，好在並不忙在今天，三兩日內我給你回覆好了，這時天已不早了，黃荔門就問杏玲是在自己家中借宿，還是回寓所，杏玲說回寓所，黃荔門說，我也不留你了，叫車送你回去，明天早晨你再到這裏來，我派人陪你去法院警局，說着就喊叫聽差，教給杏玲預備車，黃荔門的敞車跛馬，在晚間是不出門的，他另有一部自用兩輪洋車，也有十幾年的歷史，這時自用包車都改了跨斗三輪，但黃荔門仍留着這輛舊兩輪車，其實他並非常坐，每月也不過坐上二三次，所以如此，只爲維持那老車夫，若把車取消，那車夫就要成爲吃閒飯的人，將不安而求去了，這位車夫也將有五十多歲，每次出門，黃荔門總說走快了覺得頭暈，常令車夫慢行，其實他是恐怕累壞了這老車夫，於是老車夫在路上拉車徐步，大有逍遙閒散之意，和那跛馬一樣成爲路人指目的奇觀，這時黃荔門就是教老車夫把杏玲送回去，臨別時又以老父的態度，拍着杏玲的肩頭，教她不要難過，不要發愁，又送到門口，吩咐車夫拉得穩些，其實他不吩咐，車夫也拉得穩，因爲他已穩得無可再穩，當時杏玲坐在這特慢車上，倒也不覺焦躁，因爲她滿腹心事，只顧出神尋思，便在街上走一夜，也不會覺察到的，所幸路途尙近，只走了半點多鐘，便已到了，杏玲

下了車，打發車夫回去，自己走入巷內，敲門上樓，這時她那同住的王慧玲小姐已經睡下了，被杏玲的脚步聲驚醒，看見杏玲神色慘淡，就問你怎這時才回來，杏玲因為這位王慧玲是情場失意的人，受過刺激，有些歇斯地里的徵象，心性狹窄，又愛絮叨，所以自己的事向來不對她說，當時聞言，只哼了一聲，就脫去外衣，倒在床上，拉過被子便睡，王慧玲只知杏玲近日在外有了情人，那還是有一日異翹和杏玲在街上同行，被她撞見的，過後還曾對杏玲大進忠告，杏玲告訴同行的是未婚夫，她才知道杏玲將結婚了，但還持着反對態度，至於今日杏玲所遭遇的事，她毫無所知，因為她對國事家事天下事，全都無所關心，把生活範圍縮到無可再小，只注意本身的衣食住，此外還有她作事的銀行，若不因銀行是她衣食住的來源，也不會關心的，所以她向來不看報，今天下午，她又去銀行上班，並未在家，到杏玲出門後，她才回來，當然對杏玲所遇的事，一無所知，這時見杏玲氣色難看，而有淚痕，她就錯想到杏玲必是和未婚夫發生糾紛，說不定未婚夫另有所歡，將她遺棄了，王慧玲因曾被男子遺棄，所以她一想便想到這種事，而且她腦筋受病已深，養成一種自是的情形，總覺得自己所見是對的，即使有人用事實向她證明，她也不承認是自己有錯，反認為是事實的錯，或是旁人欺騙她，這時她一想到杏玲必是被未婚夫所棄，立刻這思想在她腦中，便成爲事實，以爲絕對如此，萬無錯悞，她向來對杏玲倒是感情不錯，覺得以朋友地位，必須加以勸導，就向杏玲說，妹妹，你是和未婚夫鬧翻了吧，我以前曾對你說什麼來，世上男人絕沒有好東西，個個

是壞蛋，都把我們女人當作玩物，說玩物也不對，玩物還許常常的玩呢，簡直把女人當作拭鼻涕的紙，用完便丟在垃圾堆裏，在乍一要好的時候，他們也很熱烈，花言巧語，把你看作天仙，當作性命，甚至說沒有你不能生活，離開你就得自殺，其實這都是騙人的手段，只要騙你上他的當，等到你上了當，他就不理你了，又用這一套對付別人去，所以我說世上男子都是可殺不可留的，若都給殺絕了，準沒有一個冤枉的，我若是科學家，就造一種特別原子彈，送到世界各處爆炸，女子不受損傷，男子全都死亡，一個不剩，再研究一種新藥，教女子吃了可以懷孕生女孩子，不要生男孩子，你看，那時的世界夠多麼好，杏玲聽她說得毫無理由，真是不入耳之言，來相勸勉，討厭之至，但也不願和她說話，就把頭蒙起裝睡，王慧玲見杏玲不開口，更以為自己說對了，她又接着說，我曾忠告過你，應該把男子看作毒蛇，遠遠的避着，要不然準得咬傷了；你不聽我的話，今天可嘗着了吧，你那個未婚夫，是姓吳麼，對了，大概姓吳，那個人我看準有三十多歲了，你說他是個很有身分的軍官，好，這還不明白，有身分的軍官已經三十多歲，他還會沒有太太，這一定是你在外面交際，認識了這姓吳的，他看上了你，就想討便宜，無奈你是位小姐，不易上當，他就用結婚的話騙你，你信以為真，答應了他，大概還沒等到結婚，他的大太太就出現了，要不然就是他愛上別人，把你拋棄，我勸你不要難過，還得認便宜，幸而還沒結婚，若是結了婚，再被拋棄，你就更苦了，那位大太太告你妨害家庭，你還有罪。我勸你和我學，上當認吃虧，還可以學乖，從此以後，

遠遠的躲着男子，他們來三跪九叩首，咱們也不答理，可惜你爲要結婚，已經把銀行的事辭了，銀行也已經另補了人，再回去是不成了，你還可以立定志向，出去另尋職業，就是作女工也好，杏玲可再受不住她的絮聒，知道若不攔阻，她還沒完沒結，就把頭伸出被外，叫着說，勞駕，你閉上嘴成不成，王慧玲說，我這是好意勸你，幹麼發脾氣，我知道你這時傷心氣惱，到了極點，拿我撒火兒，也沒關係，我是嚐過這滋味的，所以能同情你，杏玲說，你嚐過這滋味，你也死了姐姐，王慧玲愕然說，什麼，死了姐姐，杏玲說，我的大姐死了，我爲這個難過，你說這許多亂七八糟，真討厭，王慧玲才知道自己說了千言萬語，空費心思作好文章，可惜文不對題，就又問你大姐怎樣死的，杏玲說，倘若你可憐我，請停止你的演說，教我睡一會兒，這一天很夠我受的了，王慧玲才不再說話，但仍自己念念有詞，過了一會才也睡下，到了次日，杏玲起得很早，就到黃宅去，黃荔門已替她預備下一個得力的人，那就是他家老車夫的兒子，由黃荔門供給上學，卒業後又代爲謀事，現在已作了低級公務員，對各機關全都熟識，而且黃荔門已預先打電話託了人，於是杏玲隨這個人到了法院和警局，一切都順利，在十二點時，便把手續辦妥，跟着便回到金佑躬的住宅，見裏面滿院是人，原來黃荔門已派人把壽衣和棺木，完全送到，連陰陽生吹鼓手槓房茶房，都預備得齊齊全全，杏玲一到便有陰陽過來商量，說申時入殮大吉，杏玲自不便多耽擱，就表示同意，於是趕着給梅玲尸身穿好壽衣，洗了臉面，安排了一切應用的東西，便舉行入殮，所差杏玲沒穿孝衣，撫尸痛

哭了一頓，看着姐姐入了棺材，這時黃荔門還親自來了，預備一桌祭席，祭奠一回，又對杏玲報告說，已租妥江蘇義園一塊空地，問她打算幾時埋葬，杏玲心想，親戚姐妹都在橫禍之中，姐姐又是囚死，還是趕到入土爲安。就問是否今天可以下葬，黃荔門說，趕着辦也未爲不可，就派杠房先到義園打坑，又教那僕人的兒子到警局領照，直就到五點鐘，才把出殯執照領來，黃荔門用特別辦法，雇了一輛載重大汽車，把棺木和杠房人等，都裝在車上，他同杏玲另一輛汽車，同到義園，見坑已打好，隨即下葬，等一切辦妥了，天色才黑，杏玲仍和黃荔門坐車回去，先到了黃宅，黃荔門仍請杏玲自到樓上休息，杏玲忙了一天，也實在乏了，假寐了一會，黃荔門才上樓喚她吃飯，杏玲忽然想起金佑躬的房子，自己未託人照管，黃荔門說，我已派人把房門鎖了鑰匙帶回來，少時一定有人交給你的，杏玲感激黃荔門設想周到，就眼淚汪汪的向他說，老伯，你待我太好了，我怎麼報答你呢，黃荔門微笑說，好小姐，你說話這樣俗氣，我是圖你報答的麼，杏玲說，我知道您是……可是今天所用的錢，恐怕很多，請您告訴我數目，我現在自然還不起，以後也許……黃荔門搖頭說，談不到，這點錢在我身上很不算回事，杏玲聽了，望着黃荔門說：老伯，我太感激你了，又談不到報答，我真……我看您跟前並沒個女兒，想拜您作義父，好盡點孝順的心，您肯收我麼，黃荔門聽了，禿頭一幌，眼中射出亮光，欣然說，怎麼，你想認我作義父，那麼我當然求之不得，杏玲就立起向他拜倒，黃荔門攔住，笑得張着大嘴，受了四個頭，隨即跳起來，到門外向樓下喊叫，把宅中的僕人車夫

全叫上來，告訴他們，韓小姐已是自己的義女，和親女兒一樣，此後他就是本宅的主人，僕人們請安道賀，才出去了，黃荔門吩咐明天領賞，又很高興的說，我向來最希望能有個女兒，可是一直沒有，今天才如願了，好孩子，你現在孤獨無依，就在這裏住吧，明天我教人替你裝置兩個好房間，杏玲說，謝謝您，可是我現在不要，因為我要先辦清了和異翹的交涉，得先到外埠去住些日，等把這事辦清楚了，再回到天津，一定要來長久伺你的，黃荔門點點頭說，對，還有這個問題，不過你出門自出門，我自盡我作義父的責任，仍替你預備房子，你可以先住幾日再走，從此這裏就是你的家了，等和異翹解除了婚約，我一定另尋一個好男子，和你結婚，杏玲搖頭說，我這一世絕不再結婚了，黃荔門說，胡鬧，一個男子就該有室，一個女子就該有家，爲什麼不嫁人，杏玲在說不再結婚的時候，就是向義父示意，自己除了異翹，絕不再嫁別人，但黃荔門並沒向這上面想，反而反駁她不再結婚的錯誤，杏玲就又加了一句話說，我以後決定抱獨身主義，黃荔門一伸脖子說什麼，獨身主義，這真是該死的不入道的主義，創造這種主義當然是個外國人，我敢斷定他神經有點毛病，太不正常，我在外洋的時候，常常看見這種獨身的男人，他們都是有着自卑的病態，養成孤僻的脾氣，不願接近女子，女子更不願接近他們，自然造出獨身的結果，再有便是酒徒浪子和守財奴，另一種是專心事業的，不能說是不對，但結果都很痛苦，只要他們是人，有情感，終必有一天感到事的無味，想要享受人生樂趣，但是已經老了，後悔也說不出來，只好永遠淒涼下去，英國

文豪却爾司狄史司所說，雪重宵深，獨守火爐而坐，就是鰥夫和老處女的行樂圖，想想多麼可憐，我還看過一篇西洋小說，有兩個青年女子，是表姐妹，相約不嫁，都投身在教育事業上面，過了一二年，表妹遇見個很好的男子，把意志動搖了，就結婚到很遠的地方作家庭主婦，表姐當時很訕笑她，及至二十年以後，表姐在一個暑假裏，去探看那位表妹，看見表妹已然兒女成行，家庭中融融洩洩，非常快樂，想起自己刻板的工作，冰冷的環境，把青春消磨盡了，結果只落得一片空虛，什麼也沒有，於是她回去就得了病，抑鬱而亡，這是小說，當然不足為據，但是我親眼看到的事還有看呢，還有一種女子，自己把自己逼上獨身主義的路，在年青貌美的時候，她並沒想到獨身兩個字，只為追求她的男子太多，她生出驕傲的心，把自己看成公主，覺得男子有得是，只是自己不娶，若要嫁時，用北方俗語說，可以像羊似的一羣羣用鞭子趕，用南方俗語說，可以像豆子似的隨便抓一把檢檢，但是因為看得輕易，就盡力挑剔，這個有財無貌，那個有貌無財，這個身體太不強健，那個舉止太不漂亮，這個一切都好，學問稍差，那個學問佳，又無風趣，如此一把一把的檢，結果仍檢不出一個合意的，這道理和買雞蛋一樣，你到舖子去買雞蛋，舖子裏給你一個，你看看這雞蛋，也還不錯，但舖子裏若拿出一筐教你挑，你就花了眼，明明是沒有一個小的，你却要認爲沒有一個大的，賭氣不肯買了，反而吃不到雞蛋，所以這種小姐，經過多次挑檢以後，終得不到對象，倒把青春消磨過去，年歲一大，再沒有男子追求了，她再返過頭來追男子，好，這該被男子挑檢了，而她

眼界已高，再看中平常的男子，而不平常的男子又看不上她，於是她後悔也就來不及，只好負氣而抱了獨身主義，這種本來沒想獨身，逼得不得不獨身的女子，尤其可憐，我向來反對這件事，你年青青的，不許亂說，我也明白現在和異翹解除婚約，在你的精神上要受很大打擊，不過你要向開處想，自己去另闢途徑，才是正當辦法，我年紀老了，骨肉凋零，現在有了你這個女兒，只希望你日後嫁了人，生幾個兒女，夫婦兩個，帶着孩子，常常到我跟前吵鬧，那我就由妳的幸福而得到幸福，杏玲聽黃荔門所說句句都是熱心的好話，但覺不能入耳，和王慧玲的言語，並沒什麼分別，自己何嘗不願嫁人，何嘗願意抱獨身主義，只是此身已屬異翹，如今生生拆散，以後怎還忍心嫁別人呢，杏玲實在有心把真情對黃荔門訴說，因為他已是義父了，和昨日的地位大不相同，所以用話向這上面引逗，但是她只能作到題前文字，一到正題，便又格格不能出口，何況黃荔門並不了解她的意思，竟宕開一筆，向枝節上大發議論，杏玲更不能開口了，於是這一日的議論，便止於此，黃荔門以為自己說服了杏玲，頗為高興，杏玲見天已不早了，就告辭回寓，黃荔門說，等我收拾好房子，你再來住，今天先回去好了，說着又叫車夫送她回去，杏玲回到家中，王慧玲知道她心緒不好，也未再絮叨，而杏玲因為已把梅玲葬埋眼前急務已了，剩下自己的事，心下稍安，但對異翹的安危，仍是十分惦念，而且也不能不去探看桃玲，依杏玲的本意，她真想即日離開天津，擺脫一切，無論如何苦惱，還可以鬧個心靜，但異翹生死未卜，倘若他因傷重逝世，局面就全變了，那時自己就不能

再走，必須和桃玲相依爲命了，到了次日，她早晨便到了醫院，先向醫院中打聽異翹的傷勢，醫院中人告訴她，吳主任病情已經好轉，但還在昏迷狀態中，大夫仍不許見人，杏玲聽了，稍爲放心，她知道自己若以異翹家屬資格，向醫院要求，一定可以被允許進去瞧瞧，但現在的情形已不對了，她絕沒有勇氣向人表示自己異翹的未婚妻，而且很欣幸未遇見查緝處的熟人，否則他們一定要替自己向醫院提出要求的，想着就進了桃玲的病房，見桃玲已起來坐着了，杏玲問她病勢如何，桃玲說，傷口已毫無疼痛，大夫說再過幾日便可出院了，又問杏玲何以昨日未來，杏玲就把昨日殯葬梅玲的情形，都告訴了，桃玲很驚訝她辦得這樣迅速妥善，又問錢是怎樣籌的，杏玲就把黃荔門幫忙的話說了，自然要把和黃荔門的關係，聯帶說明，但她不願提到異翹，只說，黃荔門是自己最近拜認的義父，桃玲嘆息說，你真有福，還有這麼一位義父肯幫忙，我太可憐了，過幾天復原以後，出醫院上那裏去呢，郭家我是萬萬不能回去，只好另尋住處，我身上並沒一點錢，可怎麼好呢，杏玲說，你可以去和我同住，桃玲說，就是你和人同住的地方麼，杏玲點頭說，是，桃玲說，那裏一間住兩個人，如何容得下我，而且我聽人說過，那位和你同住的王小姐，是位神經病，我這心緒，怎受得住她的吵鬧，杏玲說你先用爲難，我可以替你另想辦法，桃玲問什麼辦法，杏玲忽然念頭一轉，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，她想到自己和異翹組織的新房現在已將佈置就緒，而自己却決定退讓了，桃玲出院以後，又沒住處，何不把新房讓給她，但不能跟她說明，最好只告以向朋友暫借居住，使桃玲住進去，就可

以造成戲劇式的局面，日後自己躲開了，異翹傷愈以後，自然會到新房去的，在那裏和桃玲見面，就會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也可以達到我撮合他們的志願，杏玲想着，覺得這個主意非常之妙，就對桃玲說，我在銀行有個同事，是有錢的闊小姐，到銀行作事，只爲消遣，不爲掙錢，現在她要到上海去結婚，三二年內也許不回天津來，可是她在天津有一所住房，裏面的傢俱也很好，桃玲又問有這樣合適的地方，你爲什麼不去住呢，杏玲說，我因爲和王慧玲一塊住久了，不好意思拋開她，帶她回去又不方便，要知道現在房子是很難找的，比如我帶王慧玲一同去住，當然要把現在原住的房退了，倘若住個一年半載，那位房主兒又回到北方來，就得把房子還給人家，我們還得另找住處，在這個年頭，找兩間房子，倒底費就得幾千萬，我還容易拆兌，那王慧玲可沒有辦法，她的脾氣又不好，說不定把罪過都推在我的身上，何必自找麻煩呢，所以我寧願還在原處住着，桃玲說倘若我到你所說的那房子去住，你總可以去陪我吧，杏玲沉吟一下說，我暫時也許能跟你作伴，過些日子，恐怕要離開天津，桃玲一怔說，怎麼，你不是……桃玲因爲已知杏玲和異翹的關係，雖不能完全明白，但覺得他們必將結婚，所以這時一聽杏玲說將要離開天津，十分詫異，就說你不是已和異翹定婚了麼，怎能離開，但這話到了喉邊，似乎被阻了一下，不好出口，就咽住了，改口說，你爲什麼離開天津呢，杏玲因爲沒對桃玲說過已將銀行職務辭退，預備結婚的事，這時若說出已經辭職的話，恐怕桃玲聯想到和異翹結婚，將使她和自己全都難堪，就撒謊說，我因銀行的待遇太苦，所得薪

水，夠吃不夠穿衣，早想另謀職業，我的義父曾許着介紹我到外埠去作事，也許不久可以有結果，那時我就得離開天津，桃玲聽了她的話，實在不信，還以為她是將在異翹病愈之後，舉行婚禮，所以不能和自己同住，但又不好明言，故而作此托詞，就點點頭，嘆息說，你是好運氣的，還能有人幫忙，我以後可怎麼好呢，既沒有一個錢的積蓄，又沒人幫助，怎樣生活，反正我寧可餓死，也不肯再回郭家去吃閒飯，更不肯以過去和郭子嘉的關係，向他家裏爭財產，往後只有作事謀生，要不然就出家作尼姑，還有一條路，就是自殺，杏玲說，二姐，你不要亂說，過去的都不必談了，只當沒有那些事，我希望你重新作人，你還年青，前途有得是光明，桃玲吁了口氣說，談何容易，像你是位純潔的小姐，自然前途光明，我的身體和名譽全都毀了，有誰來同情我，幫助我呢，杏玲說，姐姐，你不要失望，總得提起勇氣，樂觀一些，現在咱們韓家只剩了你我兩人，只要我能生活，你就不會受苦，桃玲說，我又怎忍連累你呢，杏玲說，怎麼二姐還跟我客氣，桃玲說，我不是客氣我是想倘若還要活下去，就得自立，你就是有力量的幫助我，也不能長久，因為你終久要嫁人的，難道我還開接受別人的幫助，作別人的寄生蟲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像你方才所說的，到外埠去作事，一來自己謀生活，二來離開天津這傷心的地方，杏玲聽着，明白桃玲的話，是暗示她也希望離開天津，到外埠去，要自己替她轉託黃荔門，薦個職業，這原是很好的辦法，而且也可能的，但和自己的主意不同，自己原要遠走高飛，留下她在天津，和異翹重圓，怎能倒使她到外埠去呢，但杏玲

還未明白桃玲言中，尙暗示她將與異翹結婚，桃玲受她的幫助，就等於受異翹的幫助，這是她不能忍受的，所以要離開天津，免得傷心，不過她毫無門路，所以希望杏玲代爲設法，這姐妹二人，各有心事，都不能明說，桃玲處境還較容易，她只是怕說出來，使杏玲難堪而已，杏玲却得左右顧慮，因爲她知道桃玲的性情，在柔弱中含有韌性，既曉得自己和異翹的關係，自己若在這時把計劃洩露，倒要羞了她，桃玲因不好意思，倒推讓起來，便要成爲僵局，而且更怕她也和自己一樣，竟遠遠的躲起來，那豈不等於有意把她逼走，所以必須暫且隱瞞，仍按照原定計劃，自己先避出局外，使異翹絕望，桃玲能明白自己用意，然後他二人山直接接觸，恢復原有的感情和關係，才是穩妥的辦法，杏玲這樣想着，又含混的說，好吧，倘若你願意出門作事，我可以求求黃公使，再替你介紹個位置，不過那還是後事，至於現在，你一切不用發愁，出了醫院，便有房子住，而傢俱一切，全都齊備，因爲那位同事已都送給我了，我可以轉送給你，你一個人的生活費，也還有限，我身邊的積蓄，總能供給你一年半載的，桃玲說，這不太累苦你了，還是趕快謀事的好，杏玲說，當然，我是說你在謀事期間，不必憂慮暫時的生活，桃玲說，謝謝妹妹，你太好了，杏玲說，提不到這個，你打算幾時出院呢，桃玲說，我自己恨不能立刻出去，大夫也說我再將養幾天，就可以痊愈，傷好了還住院作什麼，自然可以出去，只是我恐怕不能自己作主，這件漢奸案，殺人案，又是戕官拒捕案，真是案情重大，我陷在這裏面，恐怕出了醫院，也不能自由，說不定給送到監獄去，杏玲聽了，

覺得這倒是可慮的事。桃玲既是郭子嘉的家屬，又是目擊異翹被傷的重要證人，當此尙未經軍事機關和法院偵訊之時，桃玲要想脫身局外，是不容易的，她雖然會救護異翹，但也得異翹傷愈，才能替她證明，現時她若沒有再住醫院的必要，說不定便有入獄寄押的危險，這還得趕快替她設法，想着就說，不錯，他們也許不肯放你走，醫院又不能長久，容留病勢已好的人，若把你送到什麼地方羈押，那就討厭了，等我出去，和黃義父商量，求他設法，保你出去居住，傳喚不悞，若是不能交保，就和醫院商量，咱們情願多出錢租這間病房，作爲你傷勢未愈，仍得住院，好在日子也不會多久，只要異翹稍爲恢復，他一定會替你辨白，讓你自由的，桃玲聽她說出異翹二字，又說得好像有十分把握，不由想起前天的事，她想起前天杏玲來探看她以後，一位看護小姐所說的話，因爲前天杏玲來時，醫院中有許多查緝處的人，他們都知道杏玲是異翹的未婚妻，不免在背地裏談論，被一位看護小姐聽見了，過後來到桃玲房中，問知杏玲和桃玲是親姐妹，便說，你這位妹妹真不幸，聽說她和吳主任要結婚了，竟遇到這件事，不知要耽誤到什麼時候，但盼吳主任趕快好了吧，看護小姐說這些話，本爲向桃玲表示好感，不料反惹起她的傷心，這時想起來，更覺杏玲對自己藏有心眼兒，所說要出門作事的話，完全虛僞，就說，我現在倒不在乎，無論入監獄，住醫院全成，你不必爲我着急，杏玲說，我希望你趕快出去，一定要想辦法，說着又談了一會，便告辭走出醫院，坐車到了黃宅，恰值黃荔門在飯後坐馬車出門遊散去了，杏玲進去等候，家中僕人，真把她當作主人看

待，維恭維謹，杏玲獨坐無聊，到書室中拿書瞧看，才知黃荔門藏書甚富，中西皆有，而且多是很珍貴的，她隨便拿兩本，上樓去看，過了很久，黃荔門方才回來，杏玲便把桃玲的事，和他商量，黃荔門沉吟說，這件事倘若歸到法院，還容易辦，無奈這關係漢奸的殺人案子，完全由查緝處辦理，我對查緝處，也和你一樣，只認識異翹一個人，沒法託情，現在最好教你姐姐不要請求出院，我託人和醫院商量，教他們以你姐姐傷勢未癒爲由，容她長住下去，等待異翹傷好時，自然可以替她洗刷，杏玲說，這樣只怕醫院不願意，長久佔用病房，向誰要錢，查緝處便是肯付費用，也許很少，不及收容平常病人進項多，黃荔門微笑說，這個好辦，我們暗地給醫院一筆錢，不教查緝處知道好了，杏玲說，這恐怕麻煩，黃荔門說，你不用管，交給我好了，說着又問你到醫院去，看見異翹病勢如何，杏玲說，大夫還是不許接見，我也沒打聽，黃荔門說，你不該這樣不關心呀，杏玲嘆息一聲，沒有說話，黃荔門就改變話題，告訴她今天已把工匠叫來，明天便開始收拾房間，并且自己在木器公司，看了一堂傢俱，等房間粉刷完畢，便可送來，杏玲說，義父何必這樣忙，我不是還要出門作事麼，現在有了房間，也不能住，黃荔門說，你出門也不能這樣快，先收拾好房間，你先來住幾日再走，好比一個官兒，先就了任，再去出巡，杏玲笑了笑，却由此想起自己的事，也仍要有些日耽擱，因爲本來打算一切不顧，脫身自去，但現在要實行撮合桃玲和異翹重圓的計劃，必得等待桃玲恢復自由，把她安置了以後，然後自己才能離開，這又得耽擱一些日子了，想着便和黃荔門問

談了一會，喫過晚飯，才回了寓所，到了次日，她又到醫院去，報告桃玲已託黃荔門辦理長期住院的事，又叮囑她不要請求出院，桃玲答應了，却又託她快替自己謀外埠的事，以備自由之後，立時離津，杏玲姑且應着，陪她談了很久，才走出來，不料出房門走了不遠，忽見查緝處的劉科長，由樓下走上來，這位劉科長雖是異翹屬下，也是朋友，和杏玲曾見過兩次面，深知他們的關係，這時見了杏玲，就叫着說，韓小姐，我正找你，你可見着吳主任沒有，杏玲說，沒見着，劉科長說，那你幹什麼來了，杏玲說，我昨天來過一次，大夫還不許接見，今天我來是看望另一位病人，還沒得向大夫打聽呢，劉科長說，昨天吳主任還在危險期間，今天已經度過來了，從早晨三點鐘，便有些清醒，口中只喊你的名子，方才我來了，大夫特許接見，吳主任還跟我說了幾句話，問你來過沒有，我只好說你每天都來，只是今天還沒有到，就走出來，想法兒找你，無奈我不知道你的住處，只記得曾在大昌銀行作事，就打電話到處裏，派人到大昌去打聽，才打完電話，回到樓上，不想正遇見你，快跟我來吧，杏玲猶疑着說，大夫許我去見麼，劉科長說，我得到大夫的允許，才去打電話的，大夫也說，若有個愜心的親屬看守，於病人很有益，杏玲聽到親屬二字，心中好似被刺了一下，而且劉科長說看守而不說探視，似乎自己得長時間陪伴異翹，這固然是自己所願意的，但現在既決定把異翹還給桃玲，就應該疏遠了，無奈這種心事，不能對劉科長說，只可跟他前去，又經過桃玲房間門前，杏玲像作了壞事一樣，面紅心跳，疾趨而過，到了異翹病房，推門進去，只見異翹面如黃

蠟，原來豐滿的面龐，這時瘦得露出骨頭，想見失血甚多，他正仰面閉目而臥，好似已睡着，但滿面都是痛苦的神情，低微的呼吸也似夾着呻吟，杏玲徐徐走到床前，她在未見異翹以前，一切想得滿好，心中也忍得住，但這時一看見異翹，立刻不能自持，忘其所以，眼淚直流下來，恨不能抱住他痛哭一頓，但她既不敢驚動病人，又因劉科長同在房中，不好意思作出親暱的表示，却不知劉科長只陪她走入房中，便悄悄退出去，並且把房門拉上了，杏玲在床前呆立半晌，他以為異翹睡着，病人在睡眠中可以躲避痛苦，不宜驚動，於是立了許久，覺得腿都酸了，就輕輕的坐在旁邊，那知才坐下去，異翹便醒了，睜開了眼，口中喊叫玲，玲，杏玲急忙立起來，想要握他的手，但手在白被單下面，杏玲恐怕觸着他的傷處，就湊到他的臉邊，用手摸着額角，異翹經她這一摩撫，竟徐徐睜開眼，看見杏玲，迷茫的眼睛忽然有了光，臉上皺縮的肌肉也轉為平貼，好似暫時消失了痛苦，露出笑容，雖然那笑容微薄得看不出來，但杏玲知道他看見自己，感到無限欣慰，不由心中慘然，內心好似自語着說，他太需要我了，我怎捨得離開他啊，他太需要我了，我怎捨得離開他啊，當時淚如泉湧，就側身坐在床邊，將玉頰貼在異翹額上，低聲說，翹，你好了，異翹乾澀的喉嚨，發出了低微的聲音，若在旁人，一定聽不出他在說什麼，但杏玲却能聽出他是說，親愛的，你可來了，大凡情人在相互間，都好像具有第六官能，其實不只情人，只要真愛而關心的人，都能如此，例如一個孝女，伺奉母親，先意承志，目聽眉語，母親若是眼珠一轉，口吻一動，她就知道作什

麼，立刻就給拿到作到，絕無錯誤，旁人以為神祕，實際毫不奇怪，人人能夠如此，只要一個人能把全付心力，放在一個人身上，由日常習慣上加以體驗，便能發生這種第六官能，一半由於靈感，一半由於耐心，但若沒有愛情推動，靈感既不會發生，耐心也不會持久，所以只能對一個人如此，而不能對人人如此，倘若令這孝女去伺候別人，也許要手忙腳亂，動輒得咎的，杏玲對異翹久已心心相印，好似在精神上有着特殊感應力，這時她聽出異翹有音有話，也就低聲說，親愛的，我來了，你安心養病，大夫說不久就可以全愈的，異翹頭部微動了一下，杏玲忙拭乾眼淚，坐直了面對着他，又問你疼得利害麼，異翹輕輕咳嗽一聲說，現在還好，這次好似長了精神，聲音稍高，可以聽清楚了，他望着杏玲，似乎有許多話要說，杏玲說，親愛的，你好生休息，不要勞神，我在這裏看着你，異翹又向她望了一眼，面上忽然現出痛苦神情，唇吻微動，杏玲以為他傷痕疼痛，就伸手到被單下面，摸着他的手，握住了說，你閉上眼，歇一會兒，異翹果然依言閉上了眼，但他的傷痕是經常的疼痛，而非忽然疼痛，這時只是想起受傷時的事，想要向杏玲詢問，桃玲和郭子嘉，現在已怎樣了，——因為查緝處和醫院中人，在他初有轉機的時候，自然不肯把經過情形告訴，所以他一切都在懵然不知，——但他憶起杏玲在過去竭力隱瞞桃玲的下落，到自己去捉郭子嘉，才發現桃玲和郭子嘉同居，好似杏玲因為桃玲已嫁了郭子嘉，愛屋及烏，袒護桃玲，也袒護郭子嘉，所以對自己欺騙，袒護姐姐，自在情理之中，袒護漢奸，却未免不大應該，但女子識見較短，杏玲也許把桃玲

和郭子嘉視爲一體，以爲傷害郭子嘉，就等於傷害桃玲，以致昧於大義，倒是可以原諒的，但桃玲傷勢如何，現在那裏，想對杏玲詢問，又覺得杏玲一直對自己隱瞞桃玲的踪跡，現在被自己發現了，說出來不好意思，而且桃玲曾因救護自己，以致受傷，若向杏玲詢問，必得把這件事說出來，而杏玲已和自己定婚，爲避免發生悞會，還是不提的好，於是欲言又止，但心中却頗覺痛苦，不由現於面上，就趁着杏玲相勸，閉上眼裝睡，過一會竟真睡着了，杏玲坐在他身邊，一動不動，直有兩點多鐘，那位劉科長陪着大夫進來，給異翹吃藥，又驗溫度，竟降下了四度多，這當是極好的現象，劉科長却調笑似的說，這是杏玲的功勞，她只來了半天，便有這樣的成績，若是每日守在這裏，異翹痊愈得一定特別快，杏玲聽着，心中更是難過，但覺經劉科長這一說，自己責任更要重了，當時劉科長因爲杏玲尚未用飯，就要請她出去下飯館，杏玲連說不餓，劉科長以爲她不願出去，就和醫院商量，給她送來一份飯，杏玲草草吃了些，到了下午，異翹被護士推到手術室去換藥，杏玲不敢跟去，只好在房中等候，到異翹被推回來，因爲新換了藥，特別痛苦，呻吟不絕，過了很久，方才睡着，但天已入暮，醫院要關門了，杏玲不能在裏面過夜，她出院就一直回了宿舍，並未到黃宅去，她這日心緒煩亂，不知怎樣是好，因爲本已定好了計劃，決定使桃玲和異翹重圓，自己遠遠避開，今日無端又和異翹見面，這一見面，不但自己心意動搖，又覺難於割捨，而且只爲人道起見，即使自己和異翹僅是朋友，他既然傷重成爲病人，而需要我又這樣殷切，我怎忍不照顧他呢，但若

這樣纏綿下去恐怕將來更易解脫了，想着直覺進退兩難，左右莫可，而且今日的事，似乎也不好對黃荔門說，所以沒有前去，自己坐在房中發怔，王慧玲又夾七夾八和她亂談，杏玲實不耐煩，想睡覺又嫌太早，就又穿上大衣，到外面閒走，但又無處可去，只好在街上躑躅，走到舊法租界的街上，忽然遇見大昌銀行的老同事屠慎白先生，這位先生，就是異翹在游泳池初次遇見杏玲時，幾乎打起來的那個人，屠先生在銀行是文牘主任，杏玲是打字員，由於公事上的接觸，發生了友誼，這個人倒是十分忠厚，杏玲偶然和他遊散，比別的同事較為接近，所以這時見着面，頗有故人重逢之感，這位屠先生號叫慎白，是大學畢業生，當初還是世家子弟，只為大學畢業之後，便遇着中國戰爭，他的故鄉屢經戰火，田廬為墟，骨肉盡喪，只剩了孤身一人只好在大昌銀行就了文牘主任的職務，他因是少爺出身，為人甚是風流倜儻，凡是摩登的事，如開車騎馬，游泳滑冰，無一不精，而學問却又很好，所以面貌雖不漂亮，却很受女性的歡迎，杏玲在行中作打字員，附屬於文牘股，但杏玲只有高中程度，漢文程度有限，有時打起文件，常有看不清的字，和不明白的文義，得向屠慎白請教，屠慎白也很熱心的指正，還時常給她講解，無形中成為杏玲的老師，所以二人有着純潔的感情，這時見着面互致別懷，屠慎白問她到那裏去，杏玲說沒有事，在街上閒走，屠慎白邀她同看電影，杏玲隨他去了，二人看着影片，屠慎白問她現在作什麼事，行中同人都宣傳你將要結婚，是否確實，杏玲說，沒有的話，我還預備作事，屠慎白說，那你為什麼辭職呢，現在行裏新用的打字員，很

不稱職，還嫌待遇太薄，聽說不久就要告退了，你若願意回去，行裏一定歡迎，杏玲說，我不打算回去了，也許最近要到外埠作事，屠慎白聽她推辭，就以爲她仍是將要結婚，只於不好意思明說而已，也就不再問了，看完電影分手的時候，屠慎白很客氣再問，以後是否還有再見的榮幸，杏玲聽着心中愴然，就說，屠先生，你好久沒請客了，星期日下午我有工夫，屠慎白說，好，星期日兩點，我在平安影院候着你，看完電影再去時代食堂吃飯，杏玲一笑說，這不成敲竹槓了麼，屠慎白說，希望你不要失信，杏玲領首作別，她在路上尋思，屠慎白這人確是不錯，自己向來把他當作老師和老兄看待，今日相見，不過利用他的陪伴談話，暫解愁煩，甚至下星期的約會也是如此，好像有點兒對不起他，想着回到宿舍，便上床睡覺，對於屠慎白，好似並無印象，不加思索，到了次日，清晨起來，她仍到醫院去看異翹，這又是心理上的矛盾，她本已預備和異翹脫離，自然不肯再爲接近，但她覺得第一異翹在病中既這樣想念她，需要她，若是斷然拋棄不顧，未免殘忍，而且查緝處的人看着，也要說自己不好，這還是小事，最要緊的是要替桃玲謀取自由，桃玲雖和異翹近在咫尺，但她的身分，自不能向異翹直接交涉或是請求，必得自己在異翹精神身體稍爲恢復之際，對他證明桃玲的情形，教他轉知查緝處，暫令桃玲自由出院，以後便好實行自己的計劃，所以醫院是必須去的，其實人的心理，好像是專能自使私闖的思想機關，例如一個人好賭，雖然明知賭是最不好的事，只因已成癖好，心痒難搔，就去尋覓賭的好處，有輸有贏深具調劑作用，飯後八圈小牌，又能

補助消化，有益衛生，而且最低限度也比吸鴉片好得多，想出這許多道理，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賭了，但若反過來想，賭博足以耗神傷身，傾家敗產，那就不該去賭，可是他爲愛賭，才不向壞的那面想呢，杏玲也是如此，她既決定把異翹推給桃玲，就該及早潔身自退，後事如何，儘可置之不問，何必弄得作繭自縛呢，然而人是感情動物，有了感情，便會自尋苦惱，雖然常要脫出圈子但終於脫不出去，或者永遠在圈裏轉的，杏玲若是不愛異翹，當然能很容易的一了百了，只爲愛着異翹，可就了不了了，她自己想出許多理由，迫使自己到醫院，而自以爲作得很對，其實由人情上判斷，誰又能說她不對，只是有些猶疑反覆，好像一個人想上西方，只向東而行，固然地球是圓的，直向東走，也能到目的地，但目的地若只在百里之外，那就是理論對而事實錯了，當時杏玲到了醫院，她自然得先到桃玲房中，桃玲今日的情形似乎比昨天更好了，但神色却很冷淡，笑容很多，却是冷的。因爲在昨天下午，杏玲出醫院的時候，由桃玲房門外經過，桃玲已看見了，不但看見，而且由護士口中，聽是杏玲是整天在異翹房內，因爲有兩位護士，知道杏玲是桃玲的妹妹，又見杏玲在異翹屋中終日看守，好像有着特殊的關係，而異翹又是查緝處主任，地位很高，於是引起注意，就到桃玲屋中談論，這本是出於好意，但桃玲聽着可有些刺心，及至日暮醫院快關門了，聽護士說杏玲還沒有走，她就到門口，把門開了一道縫兒，向外張望，過一會恰見杏玲由裏面走出來，知道護士的話不錯，心中頗爲難過，她以爲杏玲完全是假面具，你和異翹要好，預備結婚，這並沒有什麼，我

已經中道失節，和異翹斷絕夫婦關係了，你便和他結婚，也不算從我手裏奪去，很可以對我明說，我絕沒有抱怨，現在你這樣遮遮掩掩，滿口鬼話，若是生人，還沒什麼，咱倆是姐妹，只要同活在世上，總不會斷絕來往，你可能永遠瞞得住麼，桃玲想着十分有氣，但回思舊事，更後悔自己當初意念不堅，自悞終身，雖然郭子嘉不好，但他尙未用壓力強迫，自己很能躲避，即在初次上當之後，也有和他絕交的機會，若能自加檢點，及時警覺，今日異翹歸來，我將是何等風光，何等幸福，只爲不甘寂寞，失身從賊，並未歡樂幾時，反貽終身羞辱，到如今萬事皆空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她想着直哭泣了半夜，今日起來，精神萎頓，這時見着杏玲，越發感覺隔膜，但她負着氣不肯對杏玲譏諷，因爲若對杏玲譏諷，她自己反更難堪，杏玲則因自己來看異翹，到姐姐房中不過順路敷衍，心中也頗爲慚愧，又加昨日已作過一次長談，今日更沒什麼可說，於是姐妹都有相對無言之苦，還是杏玲先提起大姐梅玲的身後事情，桃玲也敷衍着回答，正在這時，忽然見房門一啓，一位護士小姐走了進來，向杏玲說，韓小姐，吳主任請過去，杏玲愕然一驚，隨又烘地紅了臉，覺得在姐姐面前，把祕密洩露，實在不好意思，一時不知怎樣應付，吃吃的說，吳主任請我……他怎麼知道我這裏，那護士說是我說的，有位黃先生來看他，提起你來，吳主任說昨天在醫院陪了他一天，今天大概也快來了，我在旁邊聽着，就說韓小姐已經來了，正在前面郭太太房裏，吳主任就教我來請，杏玲一聽，心想好快嘴的女人，真是缺少教育，你跟着亂說什麼，但既已挑明了，也沒法，異

翹既然相喚，而且護士口中所說的黃老先生，必是黃荔門，當然不能不去，她紅着臉，也不敢看桃玲，只說句我去看看，這就回來，向外就走，走到了門外，因為離開桃玲，似乎減少了精神上的壓迫，但是另一樁壓迫又兜上心來，她想到自己曾向黃荔門說明，願意和異翹解除婚約，使他和桃玲重圓，不特表示得十分堅決，而且已議出辦法，如今黃荔門竟發現自己終日在醫院伴守異翹，這多麼不好意思，想着不由痛恨查緝處的劉科長多事，昨天若不是遇見他，那有這許多羞辱，但也只得厚着臉皮前去，到了異翹房中，見黃荔門正坐在病床旁的椅上，兩手拄着手杖，向異翹說話，就叫了聲義父，您早來了，黃荔門點點頭，異翹今日病勢轉佳，比昨天精神好得多，他聽杏玲稱黃荔門作義父，很是詫異，望着杏玲，似要詢問，杏玲明白他的意思，就笑着說，我已經拜黃公使作義父了，你還不知道呢，異翹面上也現出笑容，低聲說，你幾時拜的，杏玲說，就是前幾天，異翹說，那很好，黃荔門向杏玲說，昨天你沒到我那邊去啊，我從昨天就想來看吳主任，不想被事就攔住了，今天才得前來，進門就聽說昨天你在這兒，杏玲又紅了臉，方要說話，異翹已示意教她近前，問她說，方才護士說你在郭太太房裏，郭太太是誰，杏玲見問，就說，郭太太是我二姐，異翹聽了，愕然怔了好久，杏玲把話說出，立刻後悔自己莽撞，不該說出實話，恐怕由此要引起異翹許多問題，因為他對一切的事，還都不知道呢，若一詢問思索起來，恐非病體所能勝任，但異翹果然開口詢問說，妳二姐啊，她怎麼也在這裏，杏玲說，你忘記了，她不是也受了傷，異翹尋思一下，似乎記

起來了，面上現出慘苦之色，又問着說，我要知道你二姐的事，你已經瞞了我很多日子，現在得告訴我，杏玲附在耳邊說，等你的傷好了，我一定完全告訴你，現在只能對你說，我隱瞞是有理由的，我二姐一切遭遇都很可憐的，你暫時不必問了，異翹眨了眨眼，才不說話，黃荔門原已由杏玲口中，知道他們吳韓郭三家一切糾纏，這時見異翹詢問，而杏玲不答，覺得她正應該如此，於是黃荔門就不敢再提起異翹受傷經過，恐怕再勾起病人心事，說了幾句閒話，便立起告辭，這原是探病的規矩，因為病人都是怕吵擾的，探病者若是久留不去，嘵嘵不休，簡直是給病人添病了，但杏玲是被特許伴守病人的，當然可以久留，她送黃荔門出了房門，約定晚上在黃宅見，這句話本沒有其他的意義，但在杏玲心中，却有向黃荔門解釋到醫院伴守異翹原因的涵義，黃荔門走後，杏玲又回到房中，坐在黃荔門原坐的椅上，異翹正閉着眼，似在休息，杏玲也屏息無聲的坐着，過了一會，異翹忽然睜開了眼，望着杏玲，半晌才開口說，你一定得立刻告訴我，我不能再忍下去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杏玲說，你問什麼，異翹說，就是你二姐的事，杏玲說，我勸你還是不要問，正病着怎能再受到刺激，早晚總會明白的，異翹說，不成，你知道我的脾氣，若不想把我悶死，就趕快說，杏玲無奈，才說，我告訴你，可不要動感情，異翹說，我不動感情，你快說吧，杏玲說，我不是怕你生氣，只是怕你難過，你應該當作聽別人故事，只要明白，不要動心，異翹說是，我一切聽你的命令，杏玲說，過去的事，桃玲是可憐，我所以替她遮蓋，也是因為可憐她的境遇，你以前也許抱

怨我不該瞞你，可是我有種種難處，等說出來，你就明白了，杏玲說得很慢，她心中尋思，桃玲過去的行爲，有許多地方是她自己不好，我既要使異翹對她恢復感情，就得設法隱瞞她的錯誤，而把壞處推到別人身上，我爲成全桃玲，可要對不住郭子嘉和金佑躬了，這兩個人雖然都算我的親戚，但我對郭子嘉，向未承認，也未對他招呼過一聲，尤其是他現正犯着漢奸和殺人兩重罪名，絕無生理，我就給他添一點罪過，也不爲虧心，至於金佑躬，倒是我正式的姐夫，不過他的行爲太卑鄙了，現在梅玲又已亡故，我也無須投鼠忌器，對他迴護了，只是姐姐的名譽，還得給她保持，這是我們姐妹全體的臉面，想着就把罪過都放在郭金二人身上，先說異翹走後，桃玲如何艱苦卓絕的過活，和自己同居一處，那時金佑躬經營商業，收入很能維持，對桃玲和自己也常有資助，但是過了幾年，到太平洋戰爭起來的時候，日本統制一切物資，金佑躬的生意不好作了，他見依附日本人或是漢奸的商人，都能發財，就巴結上了郭子嘉，假借勢力，販運烟土和其他的貨物和郭子嘉時常來往，自然會遇到桃玲，郭子嘉竟愛上了她，向金佑躬露出意思，金佑躬真不是好東西，就幫助他引誘桃玲，桃玲當然竭力反對，無奈郭子嘉一面官勢逼迫，金佑躬再用經濟力量壓迫，桃玲撐持了一年多，終於受不住他們的壓力，到底屈服了，你不要抱怨桃玲沒有定力，要知女子是可憐的，自古遺傳下來的依賴性，一時改變不了，何況環境又那樣惡劣，你在迢迢的遠方，毫無音信，眼前却受着惡勢力的逼迫，怎能長久支持下去，你們男子留在這淪陷區的，有多少變了節，更不必責備一個弱

女子了，莫說是她，就是梅玲，雖然反對金佑躬有那樣的行事，也乾看着沒法，不過我却因為桃玲的遭遇，自己感到危險，你知道，我只有兩個姐姐可以依靠，無奈金佑躬是那樣行爲，桃玲又嫁了郭子嘉，我能再和她來往麼，所以急忙託人謀事，到銀行去作打字員，自立生活，那知郭子嘉家中本有太太，桃玲也很清楚，不過郭子嘉起初是和她在外面另立公館同居，過些日以後，忽然被郭家太太知道了，立逼着教桃玲搬回大公館去，從此桃玲就正式給郭子嘉作了妾，受盡苦惱，但郭子嘉在外面又結識了一個舞女，把桃玲拋在家中，不聞不問，直到勝利以後，郭子嘉才和那舞女斷絕，帶着太太和桃玲，隱藏到一個地方，跟着你就由內地回來了，在報上尋找桃玲，我是首先看到那張報的，就去告訴桃玲，問她打算怎樣，桃玲却以爲已經失節，絕沒臉面再和你見面，若有人強逼她見面，她就寧可自殺，我很明白她的苦衷，也不好深說，那知道，沒有一星期，竟在游泳池和你遇上，我那時真是太爲難了，也許我的見解不對，眼光太淺，可是我只怕把桃玲的實情告訴了你，你必然去找尋郭子嘉，郭子嘉是毫不可惜的，但若鬧得桃玲羞愧難堪，出了意外，豈不是由我害了姐姐的命，在我的意思，桃玲是不能和你重圓了，郭子嘉固然可憐，按着道理和我的本心，實在應該把他檢舉，無奈我不能沒有私心，爲要保全桃玲的性命，就得維持她的現狀，不能把郭子嘉的事情對你洩露，所以只好設計躲開，誰知你是那樣精明，居然很快就查出我作事的地方，又尋着了，說什麼也不放，我當時幾乎急死，被你逼得實在沒有辦法，才想出那特別的主意，犧牲自己來

保護桃玲，以不追究桃玲爲條件，我們定了婚，這是過去的實在情形，現在全說出來了，是原諒我，是怨恨我，那全在乎你了，異翹在杏玲說話時，只默默的聽着，及至杏玲說完了，他仍瞪眼望着屋頂，半晌才說，我並不怨恨你，只是你太不知道我了，倘若當時能把實情說明，我也答應你不去追究她，杏玲說，可是當時我害怕啊，親愛的，我索性再告訴你，在你去捉郭子嘉那一夜，你是受傷了，桃玲爲保護你，也受傷了，郭子嘉逃到金佑躬家裏藏躲，金佑躬惟恐連累了自己，就溜出去報告地面，那知郭子嘉把梅玲當作了押包，當軍警前去追捕的時候，郭子嘉開槍拒捕，兩下作戰，結果把梅玲打死，金佑躬受了傷才把郭子嘉捉住，他也受傷很重，現在也在醫院裏診治，不但是他，連桃玲和金佑躬，也在這裏，金佑躬和郭子嘉傷勢如何，我不知道，不過桃玲已經將近全愈了，她就住在斜對面房裏，我方才去看她，她還對我問起你呢，異翹初聞梅玲被郭子嘉打死，面上現出訝異之色，及至聽到杏玲最末幾句話，竟徐徐的閉上了眼，默默無言，杏玲看着，以爲他觸起舊情，不願被自己看出目光的表情，或者眼中已有些濕潤了，才閉上了眼，當時心中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不自禁的說，桃玲確是非常關心你，她雖沒有明說，我可明白她的意思，是想來探望你，你願意叫她來麼，異翹忽然睜開了眼，望着杏玲說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，杏玲說，我沒有什麼意思，只覺得她來探病，於她於你，都可以得些安慰，異翹嘆息說，安慰，請你不要這樣說，我爲什麼要她的安慰呢，以前我是不知道細情，才着急尋找她，現在既然明白了，那就……沒有再見面的

必要，你不要多想，我是絕不再見她了，杏玲說，我有什麼可多想的，你現在是不願叫她來看望，異翹說，當然，豈止現在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我也不要見她，過去的事，如同一場夢，應該忘記了，杏玲說，這樣說，以前我對你隱瞞她的下落，不算錯誤吧，異翹說，是的，你並不錯，杏玲說，你現在已經明白她過去的一切了，能對她原諒麼，異翹說，當然原諒，我很明白，自己對桃玲並未盡責，固然這八年淪陷，是每個人的試金石，但是我不能過於責備桃玲，她只是個平常的女子，而且很柔弱的。具有習慣的依賴性，我這作丈夫的，不能把她帶到安全的地方，或是給她籌備充足的生活費，竟把她拋在這淪陷區裏，一直七八年之久，她因為生活，作出對不住我的事，也是可原諒的，何況還有惡勢力壓迫呢，這就好似政府是人民的保護者，遇到戰事發生，政府撤退，把人民拋下，受敵人的蹂躪，到勝利以後，政府收復失地，應該對人民抱歉，若認為人民淪陷而有了污點，給加上僞字頭銜，那就未免有虧天良，我對桃玲也是這樣想法，不過事已至此，她已……痛快說吧，她已經彰明較著嫁給郭子嘉，而我也已經和你訂了婚，過去的關係可以說是完全解除，只好大家各走各路，絕對沒有再見面的必要，……杏玲見異翹說話太多，感情有些激動，而且微微發喘，就說，你歇歇吧，何必說得這麼緊，異翹說，沒關係，我今天精神很好，杏玲說，大夫知道，也是不許可的，你先休息一會，我再見着桃玲，就把你的意思告訴她，她得到你的原諒，一定很高興的，異翹說，不必，你可以避免對她談起我，倘然她要見我，你就告訴她說，我不要見她，她當然也不

會要見我的，杏玲沉吟一下又說，倘然你不先尋她，她當然沒臉面先來看你的，這很不成問題，我還得替她向你提出請求，她是郭子嘉的家屬，在你去捉郭子嘉的時候，她又在一旁目覩，並且和你一同受了傷，大概在你們查緝處人們的眼裏，她不但是漢奸兇犯的家屬，還是本案的主要證人，現在她的傷已經好了，可以出院，你們是打算把她仍留在這裏，還是送到監獄去寄押，異翹哦了一聲說，我還沒想到這裏，她雖是郭子嘉的家屬，可是罪不及妻孥，除非郭子嘉在逃，或者要捉住她的家屬，根究線索，現在郭子嘉已被捕了，桃玲當然可以自由，何況她在這兇案中，也是被害的一份子，你趕快去給查緝處劉科長打個電話，請他立刻到醫院裏來，我和他商量，趕快教桃玲恢復自由，她的傷既然好了，再留在醫院是沒道理的，更談不到押入監獄，杏玲說，你當然願意教她恢復自由，但事實上怕有麻煩，也許要把她當作重要的證人，不能釋放，異翹說，現在是民國，不比前清，沒有羈押證人的道理，杏玲說，可是她不止於證人，還是漢奸的家屬呀，異翹說，你快給劉科長打電話，我和他商量，杏玲便走出打電話給查緝處，恰巧劉科長正在處裏，答應立刻就到，杏玲回到病房，向異翹報告一聲，因為劉科長來和異翹談話，自己不便旁聽，就教異翹閉目休息，她自己走出來本想到桃玲房裏去，但因方才被護士揭穿了秘密，自覺羞澀，而且若再見桃玲，必得把過去種種都說出來，以自表白，但杏玲實不願在這時候表白，因為計劃尚未完成，只以空口來說，恐怕反使桃玲疑惑她是表明和異翹的關係，反發生錯誤猜想，就決意暫且不去見她，自到醫院外散步，

又尋個小餐館，吃些點心，過了約有一點半鐘，才回到醫院，上樓進入異翹病房中，才知劉科長已然來過，復又走了，異翹告訴她說，劉科長認爲桃玲是案中重要證人，不能釋放，經自己說明過去種種情形，劉科長才同意使她恢復自由，但郭子嘉雖有軍人身分，此案要歸軍事法庭處理，不能移交法院，但霸佔桃玲，也是郭子嘉罪狀之一，而且還有舞女白嬰的呈文作證，不易把桃玲的名子剔除去，日後也許要傳她作證，所以希望有人把她保出去，傳訊時可以有處尋找，在公事上才不致沒有交代，現在劉科長已回去向司令部請示，大概明日就有回信了，杏玲說，若是一定得把桃玲交保，我就請黃荔門作保人好了，異翹點點頭，後事如何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魂斷一封書玉人何處 心傷十載夢暴客當關

異翹又說，我一定設法教桃玲出去，就是上面不準取保，我也要替她力爭，只是在她出去以後，請你永遠不要再提她的名字，過去的就教它過去，我希望從腦子裏消滅了這些痕跡，杏玲默默無言，只有點頭，過一會，又將到醫院休息時間，她就回異翹告別，走了出來，一直坐車到了黃宅，黃荔門正在家中，杏玲就對他說，自己到醫院去看異翹，完全爲着向異翹請求恢復桃玲的自由，今天異翹精神很好，自己已對他說了，異翹和查緝處同人商量，又去向上峯請示，大約可以使桃玲取保出院，明天就能聽到準信，倘若允許保釋，還得請義父作保人，黃荔門說，這當然可以，我聽你的信吧，不過

令姐出院，打算住在那裏，還能回郭子嘉家裏去麼，杏玲說，當然不能，黃荔門說，那麼她就無處可歸了，是不是要我幫忙，杏玲說，那倒無須，我已經替她安排下住處，就是我和異翹預備的新房，黃荔門哦了一聲說，你把新房給她住，這裏面另有用意吧，杏玲點頭說，是，我先把桃玲安置在那裏，再把異翹引到那裏，使兩個人在我佈置的局面下，正式見面，從此永不離開，黃荔門說，很好，我贊成你。現在你可以去看看我替你收拾的房間，已經裱糊完畢，只等佈置一下，就可以住了，杏玲說，您何必這樣忙呢，就隨着黃荔門走上三樓，黃荔門替她收拾的住室，是很大的房間，兩面有窗，四壁和屋頂，都糊着極講究的花紙，傢俱也非常高貴，只差還沒有小件陳設，和衾枕之類，杏玲看了自然十分感激，連說義父太費事了，黃荔門微笑說，我有很多的錢，却沒地方花用，想作慈善事業，但我的意思不讚成開粥廠，却希望開工廠，使貧民以勞力換生活，情願把全部財產都捐出去，謀大家福利，但是現在這時候却辦不到，只可稍候兩年再說，不過我的錢空放着沒有用，也怪可惜，你替我銷耗一點也好，杏玲只好笑笑，也不便再說什麼，在黃宅用了晚飯，便告辭出來，先到新房去看了看，見裏面佈置得已差不多了，只是還缺少廚房的用俱，她又出去買了來，還帶了一些些米麵油鹽之類，又安排了一下，便鎖上房門，以前異翹原派有一個差役在這裏看守，杏玲把這差役打發回查緝處去，吩咐聽信兒再來，看着差役走了，杏玲回了宿舍，到次日他在午飯後才去醫院，到了異翹房裏，異翹的病似乎比昨日又見起色，見了桃玲，先問她爲何上午不來，又告訴劉科長

已來報告桃玲准予保釋，只需個可靠的人到處裏去接洽，她立時可以出院，杏玲很高興的說，我已經託黃公使給作保了，異翹道，好，他作保自然更好，不過你得對劉科長通知一聲，杏玲答應，便走出去先給劉科長打電話，告訴他將由黃荔門去處裏替桃玲辦保釋手續，又給黃荔門打電話，告訴說桃玲已准保釋，請他到查緝處去辦手續，辦完手續，不必親到醫院，只要來電話通知，自己就把桃玲接出去了，杏玲打完電話，又回到異翹房中，陪着他談話，異翹絕口不再提桃玲的事，只說自己的傷勢很夠危險，據大夫說，他在受傷時，確有死亡的可能，只爲自己有強健的身體，和旺盛的活力，才戰勝死亡，這一度過危期，全愈是很快的，也許一月後便能出院了，遂又提到將來的事，異翹希望出院之後，便舉行婚禮，杏玲只唯唯諾諾的答應着，異翹又提到新房，問她近日曾去看過沒有，杏玲說，近日因爲沒有心緒，尙未去過，異翹這些日確是病狀大見進步，居然伸手握住杏玲的玉腕，和她談起愛情，杏玲心中又是難過，又是感動，還得勉強支持着敷衍他，又過了兩點多鐘，護士進來向杏玲說，有人打來電話，杏玲走出去接，原來是黃荔門由查緝處打來的，告訴已辦好手續，劉科長也在電話裏說了幾句，杏玲謝了他們，放下耳機，又回到房裏，向異翹說，黃公使打電話來了，他已在處裏辦好手續，現在天不早了，我打算立時把桃玲接出去，異翹說，你何必這樣忙，哦，趕快的教她出去也好，可是她上那裏去呢，異翹說出這樣話，自覺失言，本來他已說過不願再提到桃玲了，杏玲聽了却悚然失驚，忙回答說，我已經給她另尋了住所，她當然不會再回到郭

子嘉家裏去的，異翹不再開口，杏玲便走出門去，到了桃玲的房中，桃玲正向護士借了一本書，倚在床上瞧看，杏玲走到床前，她才看見，拋書坐起來說：你從那裏來，杏玲說，我從吳主任房裏來，爲着保你出院的事，才和他們到處裏交涉了，現在可以自由行動，不過得有準確住處，日後若爲郭子嘉的案子傳妳訊問，你得隨傳隨到，保妳的人就是我義父黃公使，妳願意現在出院麼，桃玲說，我當然願意出去，可是住到那裏呢，杏玲說，我已替你安排好了，就是我那個同學留下的房子，那個同學在前天回南方了，把房子和裏面一些傢俱，都送給我，除房子是租的，另有房主以外，其餘的東西都由我隨便處置，你進去居住，就是主人了，桃玲說，你也搬進去麼，杏玲說，我現在還不能搬進去，得再過些日再去，桃玲聽了，以爲杏玲和異翹的事，需要避着自己，所以不能和自己同居，就是教自己趕快出院，也未必不是這個原故，自己就不必多問了，只好先領受杏玲的好意，搬出醫院，再作道理，就問咱們幾時可以走呢，杏玲說，你想立時走也成，我已經煩劉課長通知醫院了，也不會留難你的，桃玲說，若是這樣，我想立刻就走，杏玲說，我把房子早佈置好了，一切全都齊備，只是沒有僕人伺候你，桃玲嘆息說，我還要人伺候麼，只能有個地方安身就算萬幸了，杏玲聽她又發牢騷，不便答言，就催促趕快收拾，好在桃玲來時只一個空身兒，身上衣服還是沾着血的，所幸還有件大衣披在外面，她只脫下醫院白衣服，換上自己的衣服，再披上大衣，就可以出院，但關於一切費用，醫院却不能盡義務，杏玲都担在自己身上，約定明天送來，便和桃玲一同

出了醫院坐車直奔新房，這新房是在馬廠道的一條巷內，兩樓兩底房子的樓上，由後門出入，樓下雖有鄰居，却各不相擾，到了地方，杏玲領桃玲上樓，開了房門，因為天已黑了，把電燈開放，桃玲見屋中傢俱陳設以及四壁裱糊，都是簇簇生新，不由納悶說，這裏簡直像是新房，難道沒住過人，杏玲聽了心裏一跳，忙回答說，怎麼沒住過人，只是我那同事，既然有錢，又愛乾淨，所以特別講究，又趕上她在臨走以前，把房間新收拾了一回，桃玲說，她既然要走，爲什麼還收拾呢，杏玲說，她回南是被家裏叫回去的，並非早已安心要走，桃玲聽了，才不說話，杏玲也忙着替她佈置，這一動手，才知道缺少東西很多，例如煤和火爐雖有但沒有引火的木柴，就生不着爐子，無法作飯，而且作飯的傢俱和材料，還缺少許多呢，杏玲以前雖然也曾獨立生活，但她自從到銀行作事，便和王慧玲同住，關於飲食等項，都由王慧玲辦理，杏玲只管出錢，所以對於這些事，並沒經驗，桃玲還稍微的比她強，但杏玲因爲姐姐才從醫院出來，不願使她勞動，就自己跑出去，提着籃子，買來許多東西，姐妹倆才合力生着火爐，作成簡單的飯，草草地吃完了，桃玲身上還穿着帶血跡的衣服，就向杏玲說，我身上的衣服實不能再穿了，得脫下收拾收拾，你可有穿不着的旗袍和內衣麼，杏玲說，有的，有的，就開了箱子，取出一套嶄新的內衣，又開了衣櫥，向桃玲說，這裏有幾件旗袍，你挑選一件穿吧，桃玲走過一看，只見櫥內約有七八件旗袍，都是新的，愕然說，你發財了麼，怎有這些新衣服，還都是漂亮顏色的，杏玲說，這都是那位女同事留下送給我的，你知道我並不愛穿

鮮豔色衣服，正好給你穿，桃玲說，你還我還能穿漂亮衣服麼，杏玲說，只好先對付着用，若是現作，頭樣兒來不及，而且太貴了，桃玲說，我真納悶，你這位同事真闊得特別，居然把這許多值錢的東西，都丟下送人，杏玲說，她是上海有名闊人家小姐，大概因為和家裏嘔氣，才獨自到北方來的，桃玲說，她這樣闊，爲什麼還到銀行作事，杏玲說，她只爲解悶兒呀，不過銀行的人，除我以外，誰也不知她的底細，這次家裏有人來接她，走得很倉卒，又加火車不通，坐船受罪，只好搭飛機，什麼東西也不能帶，就全給我留下了，桃玲聽了，才相信，但仍咋着嘴兒說，這位小姐真大方，看她這些衣服，好像是位新娘子呢，杏玲心想，誰說不是新娘子，但這新娘子已經辭職，預備請你補缺了，桃玲說着，已換了內衣，又挑了一件較樸素的旗袍換上，居然可體，因為她姐妹的身材，本來相差不多，兩人又談了一會，所談都是閒話，不約而同的全避免談到異翹和郭子嘉，這就只剩下說閒話了，杏玲本該陪伴桃玲過夜，但她恐怕夜間同床談心，難免觸及自己的事，或者因自己失言，而引起桃玲的疑惑，發生別的問題，就藉口要到黃荔門家去，教桃玲自己安歇，明日再見，辭了出來，但並沒到黃宅去，自己逕回宿舍，對王慧玲說，自己明天就要離開這裏，不能再和她同住，年來多蒙姐姐照應，十分感激，實不願意分手，但也沒有辦法，王慧玲這個人，雖然脾氣古怪，落落寡合，但和杏玲都是感情深厚，聽她要走，很爲難過，就問你是要結婚嗎，杏玲說，結婚還得稍緩，我現在只爲着特別原因，必得住到義父家裏去，王慧玲說，住在義父家，和這裏不是一

樣嗎，杏玲說，所以我說有特別原因，事非得已，我也絕不願離開你，王慧玲說，那麼你這一走就永遠不見我了，杏玲說，正相反，我現在遇着許多變故，你是知道的，只要我稍爲安頓一些，不但要常常和你來往，還要接妳和我同住，要知道妳是我第一個朋友呀，王慧玲聽了，方才高興，和杏玲談了許久，才各自睡下，次日早晨，杏玲把自己貼身衣服挑了幾件，裝入旅行箱，其餘東西都送給王慧玲，作爲紀念，王慧玲又詢問她義父的住址，杏玲只可告訴了，還許着不日重來相訪，方才作別，自己出來，坐車到了黃宅，黃荔門正在家獨自吃午飯，並沒有客人，見杏玲提着箱子，便問她昨日怎麼沒來，三樓房間已經佈置停妥，只等妳來住了，杏玲說，我這不是來了，來得還是時候，正趕上吃飯，黃荔門就教僕人添飯，杏玲坐在旁邊，一面吃飯，一面訴說自己把桃玲接到新房居住，異翹的傷勢已大見痊愈，必須實行原定的計劃，趕快離開天津，使和異翹和桃玲重圓，黃荔門說，妳忙什麼，可以過些日再走，其實住在這裏，假說離開天津，也未爲不可，杏玲說，不成，異翹出院以後，一定到這裏來尋我的，若被他尋着，就算前功盡棄了，你可得決快的給我謀事，黃荔門說，你打算上什麼地方呢，杏玲說，我的意思越遠越好，比如說上海或是漢口，黃荔門搖頭說，這可不成，上海等地方，莫說人地生疏，而且太繁華了，於你這年青女子不相宜，北方各都市呢，又因爲交通不便利，除了北平以外，你那兒也不能去，杏玲說，北平太近了，異翹很容易找去了，黃荔門說，你可以不教他知道去向啊，杏玲說，我不是曾對您說過，打算給他寫一封信，聲明取消

婚約，黃荔門說，你真傻，這封信可以在天津發，作爲你臨動身以前寄出的，也可以寫好了加封寄到上海，香港，甚於外國，然後再寄回來，就算你已經到了那些地方，杏玲說，我不明白，能給寄回來，黃荔門說，我在國內外各處，都有朋友，你寫封信交給我，就可以辦到，杏玲說，這樣你是一定要我上北平了，黃荔門說，是的，我以義父資格，只許你到這個地方去，杏玲說，我遵您的命令，可是您也得替我保守秘密，對一切人都說我到上海去了，黃荔門說，那是當然，杏玲說，那麼您就快給我北平謀事吧，黃荔門說，我已經寫信寄出去了，過幾天必有回信來的，杏玲說，您預備叫我到什麼地方呢，黃荔門說，我發出了三封信給三個朋友，還不知那一處有位置，你等着好了，杏玲也不好再問，和黃荔門吃過了飯，黃荔門向來仿行曾文正公養生法，飯後要走三百步，就策杖出門散步去了，杏玲就到醫院去，她在異翹尚未痊愈之際，再陪他幾天，等北平的事情出來，自己再走，以免異翹因自己昨日把桃玲接出醫院，今日便不見面，對桃玲發生什麼誤會，影響他們的重圓，更恐受到刺激，有損病體，自己再去上幾次，不但給桃玲泯去痕跡，而且異翹身體漸壯，也不致再有變化了，杏玲這樣苦心孤詣，以求各面俱圓，實際却仍是春蠶作繭自縛，有些纏綿難解，戀戀不捨，及至到醫院見着異翹，想起昨日把桃玲接出去，暫且在朋友家借了間房子居住，異翹聽了並未開口，杏玲也把這件事拋開不提，因爲她只要異翹知道桃玲並未回郭子嘉家去就夠了，在醫院坐到日暮，又出來到桃玲處去，在路上買了些昨日所發現缺少東西，居家度日，真是麻

煩，什麼東西都要齊備，缺一件都不成，所以破家值萬貫的俗語，實在不錯，新立一個家，看着好像百事俱備了，但今日發現短這個，明天發現短那個，慢慢添置，還得早着呢，杏玲到了新房，桃玲獨自悶坐，就幫她作好晚飯，一同吃了，問桃玲可曾出門走走，桃玲搖頭，杏玲才想起她身邊並沒有錢，自己應該給她一點作零化用，但杏玲也沒有錢了，只可另想辦法，天到九點多鐘，她離開新房，回到黃宅，這才第一次住在義父家裏，黃荔門替她設備的臥室，都是華麗舒適，好似影片上摩登小姐的閨房，杏玲十分感激，但覺住着心中不大安帖，好像住旅館一樣，因得這並非她自己的家，不會長久享受的，次日早晨，她向黃荔門要一點錢用，黃荔門給開了張支票，數目很大，杏玲說用不了這許多，黃荔門說，你可以到銀行開戶頭，慢慢的取用，杏玲知道老人是體貼自己，不好時常開口，所以多給些供長時間的用度，就不再推辭，帶着支票出來，先到銀行取了現款，又開了個韓桃玲的戶頭，存入三分之二，只把三分一的現款帶在身上，再到醫院去陪伴異翹，天夕又到新房，把現款給桃玲留下一半，吃過晚飯，再回黃宅安歇，以後每天如此，幾乎成爲固定的功課表，過了五六天，異翹的病體大見進步，已能倚枕坐着，偶然還下床走幾步，恢復健康只是時間問題，桃玲也頗能安於她的新環境，雖然對於新房的一切，仍有些懷疑，但也想不出別的道理，又因爲需要的關係，只好把一切東西都當作杏玲所有，加以享用，這一天晚上，杏玲回到黃宅，黃荔門告訴她，北平已有兩封回信到來，一封是某銀行經理來的，答應代爲位置，只是內部正在改組，他

本身尚不知是否繼續留在北平，還是調到外埠。所以必得一月以後，方能定奪，另一封信是一位百貨公司經理來的，答應用杏玲作司賬員，待遇從優，黃荔門把兩封信給杏玲看，教她自己決定，若要幹銀行，必須等待，但結果還未必成功，若要到百貨公司作司賬員，可以立時就任，杏玲想想，覺得自己應該趕快離開天津，換個新環境，以免久受精神痛苦，而且對異翹桃玲的重圓計劃，也就決定去作司賬員，黃荔門不反對，只說這是暫時的安身之策，並非要長久作司賬員，等到計劃完成，仍可回到天津，另謀他圖，而且也不在乎作事得到的薪金，黃荔門仍可時常供給她的用度，以補不足，至於住處，却不可住在百貨公司的職員宿舍，因為恐怕雜亂，也不舒服，黃荔門在北平還有一所住宅，現在雖然借給朋友居住，但可以勻出兩間來給杏玲，杏玲認為不必如此，自己可以住在宿舍並無不便，黃荔門却認為不能如此一定要她住在自己宅裏，於是父女之商議停妥，在第三日的早晨，黃荔門和杏玲同車赴北平，黃荔門在北平只住三兩日，把杏玲安頓停妥，再自己回來，杏玲不好辜負老人的熱心，便滿口贊成答應了，到了次日，她仍照原定的功課表行事，杏玲仍照常到醫院，陪了異翹一天，下午又到桃玲處同吃晚飯，飯後又到街上買了些出門應用的東西，才回到黃宅，和黃荔門談了一會，回到自己臥室中寫信，先給桃玲寫了一封，裏面只說自己託人向上海方面謀事，今夜得到回信，急令前往，已於清晨起程，不及到她那裏告別，至於到上海後的住址，因為現在還沒有一定，只可等過些日再來信告知，此外還有一些錢，是自己的儲蓄，已改作桃玲的戶頭，

現在把存摺附函內送上，請她隨便支取，補助日用，此外並沒寫別的話，寫完把存摺也附在函內封好，預備明天顧黃宅僕人送去，接着又寫給異翹的信，這可使她大動情感，又傷腦筋，應該怎樣寫呢，尋思半天，才提筆寫，「異翹姐夫，你的病日漸痊愈，使我非常歡喜，在你受傷以後，我就有意對你想出這件事，因為你正在病中，才忍耐到現在，今天我離開天津到外埠去了，特意寫這封信，請你細心看看，沉下心想想，回憶今年夏天，我們在游泳池遇見，我為保護桃玲，才把自家作賠償品，那時桃玲的祕密，是不能公開的，我為體諒她的苦衷並且補償你的痛苦才甘冒無恥的譏諷，作了那樣的事，但是現在桃玲的真相已經揭破了，她雖然曾經失身，却是出於被迫，我想你一定原諒她這時代的犧牲者，同時我想你一定也還像當初那樣的愛她，而她的愛你和思慕你，恐怕比當年還加幾倍，只是由於慚愧，無顏和你見面，也不能對人表示而已，所以我想你們應該重圓的，這對於你的尊嚴，也許有所損傷，但是大丈夫應該信任自己良心和情感，不必理會外間的議論，至於我和你的關係，應該在你接到這封信時，就完全斷絕，以前所定的婚約，也從今日正式取銷，並且我已經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，也許永遠不再回來，我勸你能和桃玲也同到外埠去，離開天津這個傷心的環境，大家把淪陷期間所發生的事，完全忘記，那才是你們的幸福，也是你們所應作的，姐夫，我什麼也不再說了，更希望你我中間，不留一絲痕跡，不過我們還會籌備一座新房，那裏還有許多東西，請你快去收回，或者還能尋着一點我給你留下的紀念品，姐夫，你現在又是我的姐

夫了，我只有敬祝你和我姐姐永遠幸福，小妹杏玲旅途中自瀝寄。」底下也沒有寫年月日，寫完看了一遍，不由滴下淚來，本來她和異翹已有了夫婦的關係，愛情也十分濃厚，現在便要解除婚約，打算不再相見，但是胸中也有無限含蓄的感情，需要發洩，無奈她絕對不能再談愛情和過去關係，因為那樣便似有欲縱故縱的嫌疑不但使異翹不能斷念，而且在良心上也對不住桃玲，所以只可寫這封冷硬的信，雖然心中難過，也無可如何，及至封好了，卻沒在信封上寫字，因為這封信是由本地寄，還是由外埠轉，得等黃荔門商量一下再寫，她又默坐沉思，過了半晌，忽又想起前星期和舊同事屠慎白訂過約會，但自己竟給忘了，未去赴約，就又寫了一封信道歉，並且說明自己即日起身到上海，匆匆不及辭行，又給王慧玲寫了封信，也是報告出門，寫完這幾封信，夜已將盡，她才上床睡覺，次日九時起床，洗漱才畢，黃荔門已上樓來和她同用早餐，杏玲就商議發信的事，結果是給異翹的信，由黃荔門寄給上海一個朋友，再寄回天津，給桃玲的信，由黃宅一個精幹僕人送去，而交桃玲，至於屠慎白和王慧玲的信，只放在郵筒中便成，二人吃完早餐，便一同赴車站到北平去了，杏玲到北平的情形，暫且不提，黃荔門在三天後，由北平回來，便到醫院探視異翹，異翹的傷勢更見痊可，正在床上坐着，他因杏玲已有三日未見，不但思念而且納悶，見着荔門，就問杏玲消息，荔門說也有兩三天沒見她，異翹更是着急，只疑她有了病，就煩荔門到杏玲的宿舍去探問，荔門答應着，談了一會，告辭出來，他更不必到宿舍探問，到次日又去醫院，向異翹報告說，已到宿舍去

過，據杏玲同住的人告訴，她已在兩日前由宿舍搬出去，至於搬到什麼地方，却不知道，異翹更是奇怪，只可拜託黃荔門代為尋覓，若見着杏玲，務必教她到醫院來，黃荔門當然應允，其實他完全是替杏玲敷衍異翹，但異翹心中却另有猜想，以為杏玲這幾日不見面，也許是正在替桃玲有所安排，所以尚不甚當心，又過了幾日，異翹的傷勢已痊愈十分之八，可以自去將養，不必再在醫院住了，他就預備在三兩日出院，那知在這一天的下午，忽然有查緝處的一個勤務兵，送了封信來，異翹見那勤務兵叫王德泰，是自己派在新房看守的，又看他送來的信，是杏玲的筆跡，才想到杏玲必是移居新房，所以派這勤務兵送了信來，方自欣喜，又後悔自己疏忽，怎沒想到杏玲移居新房，竟不派人去找，那知再一看信封上貼着郵票，蓋着郵戳，已覺一怔，又見信封上寫着天津甘寧路查緝處吳主任異翹台啓，下款是韓自上海滄洲飯店寄，他不由直了眼，就問勤務兵說，這信是那兒來的，王德泰說，是處裏劉科長教我送來的，異翹心想，這信封上分明是杏玲筆跡，她怎麼會到了上海，而又把信寄到處裏，想着又問我不是教你在翼德里看房子，怎麼又回到處裏去，王德泰說，是韓小姐打發我回去的，已經半個多月了，異翹聽着更是詫異，但也不暇再問，就揮手教王德泰退出去，才打開信封瞧看，見了頭句的稱呼，便知道事情出了變化，再看到一半，他忽然由床上坐起，再看幾句，又跳到床下，站着瞧着，及至看完了，又頹然倒在床上，將手撫額，瞪着眼兒喘氣，他由信中明白了

一切，杏玲是因爲桃玲和自己已經相見，以前的隱祕都發現，所以自行退出，使桃玲和

故夫重圓，這當然在她是有道理，但是自己和桃玲恩義已絕，把全付愛情都着落在杏玲身上，而且和她已經有了夫婦關係，如今她自己悄然走了，怎不替我想，可能受得住這樣打擊，再說她這也不算潔身引退啊，再說桃玲先負了我，我和杏玲結婚，對桃玲不爲負心，而杏玲對我只存恩義，毫無缺憾，而我對杏玲又已有了肌膚之親，如今杏玲把我又讓給桃玲，這固然是她作妹妹的一片苦心，但未免太不替我想了，我難道是個物件，可以任人推來推去，而且這終身遺憾，如何補償呢，杏玲你真是太任性了，怎麼對得起我，想着不由怨恨杏玲，但轉念又變爲惆悵思量，他覺得萬萬不能拋捨杏玲，更不能聽從她的建議，任她躲到天邊，自己也要追她回來，但是她的信雖然是由上海滄洲飯店寄來，但她信中說已經又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了，也許現在早已離開了上海，我將上那裏找她呢，想着怔了半晌，按鈴就把護士叫進來，託她給查緝處打電話，派汽車來接自己出院，護士出去先報告了院長，院長便來勸阻異翹，再住幾天，等痊愈時再出院，異翹說自己有特別要緊的事，不能再留，院裏只可給他打電話，過一會汽車來了，還有處中一位職員同來照料，異翹把那職員打發回去，自己拄着手杖，出醫院坐上汽車先奔黃宅，黃荔門正在家中，異翹見着他，便說，我和杏玲的事，黃公使大概早知道了，現在杏玲竟而離開天津，到了上海，給我來了這封信，公使不是外人，請您看看，說着把信遞過去，黃荔門才知上海轉來的信已經到了，就接過來看了一遍，其實他早已知道內容，只好裝作驚異的神色說，真奇怪，這麼幾天，她居然到上海了，異翹說，莫止到上

海，據她信裏說，還要到另外的遙遠地方去呢，她以前可曾對你說過到什麼地方去，或是露過什麼意思，黃荔門搖頭說，沒有，只有一次，就是那郭子嘉被捕，你受傷入醫院後的兩天，她和我談起她姊妹的事，以及和你的關係，感到十分爲難，我總是個局外人，也不便參加意見，誰想她竟會這樣走了呢，異翹搖頭嘆息說，她是太狠了，太不替我想了，黃荔門說，你打算怎麼呢，異翹說，我在事實上良心上，都不能放棄她，要知道婚約是雙方而定立，並不能只由一方而隨意解約，而且桃玲先嫁了別人，我和杏玲才定婚約，這在道德和良心上並無什麼缺欠，爲什麼桃玲忽然出現，我們便解除婚約，我現在決意去上海尋杏玲回來，黃荔門心想，杏玲現在北平，你去上海尋她，不是南轅北轍，徒勞往返麼，想着便說，方才你說的有理，信中說要上遙遠的地方，也許在上海只是過路，你去了萬一撲空，豈不徒勞，依我說還是先打個電報去問問，異翹說，這電報怎樣寫呢，黃荔門說你可以打一封加急電報，探投杏玲，何妨說你病勢加重，教她即日回來，有要事面談，並且立時來個回話，若是杏玲還在上海，總有回電，若是杏玲已經走了，或是探投無着，電報局也有回訊給你，異翹說，這樣很好，可否請您和我一同署名，比較更有力量，黃荔門點頭說，可以，咱們先擬個電稿，我就派下人去拍發，說着便取紙給異翹，異翹依着黃荔門的意思，寫了二十多字，黃荔門看了，說是很好，本來好不好毫無問題，因爲這只是白花些電報費，毫無用處的，隨即喚進僕人送到電報局拍發，回電地址寫的是黃宅，異翹又坐了一會便告辭出來，和黃荔門約定，上海如有回電

到來，便給異翹去電話，異翹這時已辭退皇后飯店的房間，移到查緝處的官舍暫住，當時回到官舍，還抱着滿懷希望，以爲杏玲若仍在上海飯店，見着電報，總可以回來，若回電有所推託，自己就立時坐飛機去找她，只要見着面，她就逃不開了，好在自己不必等待購買民航飛機票，延延時日，可以利用地位，向各方設法，搭乘軍機，那就方便多了，他就打了幾個電話接洽，結果甚爲圓滿，明天和後天，都有軍機南飛，可以搭乘，他心中方才安穩了些，但是沒有想病體尙未痊愈，出院已有些危險，何況坐飛機呢，若去請教大夫，一定要被嚴厲阻止的，但異翹雖明知不該如此，但爲愛情鼓動，也顧不得許多，由此看來人是有時把愛情看得重於性命，甘願犧牲的，他在官舍住了一夜，次日早晨，黃荔門派人送了信來，說是電報已有回訊，是滄洲飯店並無韓杏玲之旅客，無法投遞，異翹看了滿心冰冷，完全絕望，尋思許久，毫無辦法，不由悽然自念，難道自己 and 杏玲從此便算完了，天上人間，永難相見，那真要教人發狂，杏玲未免太沒情義了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該這樣不辭而去，難道你不知道我是愛你的，你走了我將何以自遣，想着就又拿起杏玲的信瞧看，看到上面所寫，要自己去接收新房，或者能得到紀念品的話，異翹在昨夜看着，尙不理會，因爲他還希望能把杏玲尋回來，現在既絕了望，就注意到紀念品，而且還希望能在新房中得到另外的線索，而且即使沒有紀念品，也沒有線索，那新房本身，也是自己和杏玲共同設備的遺跡，可以流連詠嘆，尋一些精神上的慰藉，異翹想着便起身出了宿舍，坐車直奔新房，這地方他以前是來過多次的，由後

門進去，一直上樓，他還尋思杏玲既把看守的勤務兵打發回去，她又走了，這房子交給誰照管，倘若把房門鎖上，自己如何進去，及至到了樓上，却見房門虛掩，還開着一道縫兒，異翹看着很是納悶，有誰在裏面呢，就推開了門走進去，這本是兩間房，外間是休息室，並沒有人，但是沙發上搭着衣服，桌上放着零碎東西，看情形是有人居住，不過誰在這裏呢，異翹又尋思杏玲也許把房子借給別人，萬一居着女眷，自己不可亂闖，就在沙發上坐下，等待有人進來，或是出來，無意中向旁邊一看，見沙發靠背上放着一件印度紅色的呢子旗袍，認識是自己給杏玲買的嫁衣中的一件，並且在做成時自己還曾見過，現在爲什麼拋在這裏，好像被人穿過，才脫下不久，想着就咳嗽了一聲，忽聽裏間屋內有人揚聲問誰在外邊，隨見門帘一啓，有人走了出來，但才走出門口，看見異翹，就呀了一聲，停步不前，好似僵在那裏，原來正是桃玲，異翹看見桃玲，也不由張大了眼，頭上轟的一響，好似失了知覺，二人對看了約有兩三分鐘，才漸漸恢復神志，都把眼光避開，桃玲把掀門帘的手垂下來，似乎要退回裏間去，却又無力行動，只將身體倚在門框上，異翹這時才能運用思想，自恨太糊塗了，這裏能住着人，很可以想到桃玲，因爲她遭事後窮無所歸，杏玲必須給她安排住處，這地方却是很合宜的，但自己竟沒想到，突然撞了來，遇見桃玲，可該如何是好，而且這局面明是杏玲有意佈置的，她既遠行躲避，又給我那封信，勸我和桃玲恢復夫婦關係，又說新房中留有紀念品，誘我到這裏和桃玲相見，這一切都是明顯易見，恨自己事前一點也不聰明，竟沒看出情形，

想着忽聽桃玲呵了一聲說，你……你上這兒幹什麼來了，異翹抬頭看看她，微微嘆息的說，我是來找一個人，桃玲說，找誰，異翹說，我找杏玲，桃玲說，你找杏玲，杏玲已經有好幾天不見了，她給我來了一封信，說是出門了，異翹點頭說，是的，我知道，桃玲說，你既知道，爲什麼還到這裏來，異翹說，因爲這裏是我的房子，桃玲愕然說，什麼你的房子，杏玲說這是她朋友的房子，異翹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桃玲哦了一聲說，我明白了，哎呀，我真糊塗，怪不我看這裏像新房呢，原來是你和杏玲預備結婚後在這裏住的，我應該趕緊躲開，異翹說，現在你走開也沒用了，杏玲已經到遠方去，不會再回來，桃玲說，她爲什麼到遠方去，異翹搖搖頭沒說話，桃玲又問了一句，異翹說，你就不必問了，我也不便說，桃玲聽了低下頭去，二人又相對無言，又過了半晌，雙方的情緒都太難堪了，過去的事，不堪回憶，現在的局面，又無法處置，每人心中都有許多惆悵和無限困窘，桃玲很想和異翹談談舊事，訴說自己的苦衷，但是掬着羞顏，無從開口，何況她又明白杏玲之所以遠行，必和自己有關，說不定異翹因失却杏玲而更怨恨自己，那更沒臉說什麼了，異翹則這時候懷念着杏玲，他雖對桃玲舊情未斷，但是桃玲已經背負了他，而且桃玲嫁過他人，身體已污，雖然他頗能原諒，但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，好似厭惡却不是厭惡，只好像有些隔膜，實在不願和她說太多的話，尤其想到杏玲，更不忍與桃玲作親切的表示，因爲他的心仍在杏玲身上呢，所以方才桃玲問杏玲爲什麼到遠方去，異翹本想把杏玲的信拿出給她看，但轉想桃玲看了信，必然傷感，或者

要談到過去的事，自己就許為她的柔絲所縛，弄成左右為難，那就對不住杏玲了，現在最好和桃玲保持相當距離，不說超越限度的話，那麼她便仍是郭子嘉的女人，自己仍是杏玲的未婚夫，可以免却許多糾紛，異翹這樣想着，心中仍是忐忑不安，和桃玲一樣，都不勝今昔之感，無可奈何之概，二人對怔半晌，桃玲才移在近門的一張椅上坐下，顫聲說，杏玲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她沒告訴你麼，異翹說，她是不告而別的，突然來了一封信，却只說是到遠處去，好像永遠不再回來了，桃玲說，她為什麼……說完這句，好似忽然醒悟到這話問得不對，就又改口說，你總得設法找她回來，異翹說，她的意志很堅決，把去處完全隱瞞，我又上那裏去尋找，桃玲長吁一聲說，這一件事恐怕我要負責任，倘若沒有受傷的事，大家都還維持原狀，現在你和杏玲也許結婚，很幸福的在這裏同居了，我想杏玲大概是因為我和你又見着面，才自己躲避的，異翹說，我想也是這樣，桃玲說，可是她太糊塗了，現在我厚着臉說，我不但是個失節的婦人，而且到現在還是漢奸的姨太太，和姓吳的已經毫無關係，她既已和你定了婚，這樣走法，實在沒有道理，自教你痛苦，和我却絕無干涉，異翹說，是的，不過她可不這樣想，桃玲說，她怎樣想，異翹吁了口氣說，不管她怎樣想，反正事已至此了，說也沒用，桃玲說，我知道杏玲大概到什麼地方，親自找她回來，異翹說，我能知道她在什麼地方，早已去尋了，你當然還不如我有辦法，就請在這裏住下去，我想杏玲已把這房中的一切東西送給你了，我現在對這房子更沒有一點用處，就遵照杏玲的意思，贈送給你，但只限於房間

的東西，房子却有房東的，桃玲面色慘白，啞聲說，不，不，我不能接受，當杏玲接我這裏住的時候，只說是她銀行中一位女同事留下的房子，我若早知道這是你和杏玲預備的新房，絕不肯進來了，現在既知道了，我不能……不能再在這……一定要搬出去，異翹說，那何必，這房子於我毫無用處，何況又是杏玲送給你的，就請安心住下去，異翹說到這裏，恐怕言多語失，覺得不能再留下去，就立起來拿起帽子說，對不住，我還有事，得要走了，桃玲也立起身說，你要走嗎，那麼請讓我先走，異翹很詫異的問爲什麼，桃玲說，我既明白這房子的情形，絕不能再住下去，異翹說，你所明白的是以前的情形，現在已完全不對了，杏玲既不知去向，我更不再需要這房子，你儘可住下去，只當沒有我的關係，是杏玲送給你的，桃玲說謝謝，不管怎樣，我一定要離開。異翹鞠躬說，倘然一定要走，我也不能強迫，請你自己看着辦，不過我實在不能再耽擱了，再見吧，桃玲說，等會兒，你走了，我把這房子和一切東西交給誰呢，異翹說，你隨便交給誰都好，桃玲說，我得交給你，因爲你是主人，異翹說，我不是主人，而且起初既不是我接你來的，你當然不必交還給我，桃玲說，是的，我本該交還杏玲，可是她已經走了，教我怎麼辦呢，吳先生，異翹說，隨你怎樣辦都好，我要走了，郭太太，再見，異翹這時居然向桃玲稱呼郭太太，這三字含有無限的侮辱，他說出口也有些後悔，知道給桃玲的刺激不小，但又覺借此作個收場，趁着桃玲難過之際，一定不會再向自己糾纏，趕緊脫身走開，也是辦法，就不再說話，直向門外走去，不料才走出門外，忽聽背

後咕咚一聲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桃玲在房中暈倒了，異翹只得又轉身走回去，把她抱起，放在沙發上，又倒了杯冷水，給她灌下去，過一會桃玲悠悠醒轉，但又嚶嚶的哭起來，同時在香港中拉住異翹的手，異翹便知道要有麻煩了，方才二人見面談話的當兒，都在竭力矜持，但異翹的矜持，是由於淡漠，桃玲的矜持，是由於慚愧，但比較起來，以桃玲的感情較盛，却一直的抑制着，但經過異翹一句話的刺激，使她暈倒，醒後這一哭泣，感情便隨之一發而不可遏了，可是異翹雖然料着要有麻煩，但他又不能立刻走開，因為當一個女人悲苦哭泣的時候，男子在禮貌上必須伴守，並且加以勸慰，若是離開，便不合人情了，那知桃玲哭了一會忽然坐起，向異翹說，很好，你對我的稱呼很好，不錯，我是郭太太，你應該避此嫌疑，怎能坐在人家太太房裏，快請吧，異翹說，對不住，也許我失言了，請你原諒，桃玲含淚冷笑說，你沒有失言，本來我是郭太太，不過這三個字出在你口裏……咳，什麼也不必說了。這時說着又低下頭去，過半晌才又開口說，我現在很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今天見面，實在多餘，我知道自己的錯處，第一錯不早死，以致失了節，既失了節，就該躲得遠遠的，不再和你見面，那知老天還不能饒我，終教我躲不開，這也算是我應該受的懲罰，咳，上次教郭子嘉打死多麼好，可是我那有偌大的福分啊，異翹本來是不想開口的，但聽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想起她捨身相救的事，不由心意稍轉，就開口說，過去的事不必提了，大家都有錯誤，我拋下你七八年，自己不盡丈夫的責任，怎能責備你不守妻子的本分，不過在事情已到了這種

地步，你已是郭太太了，我又和杏玲定了婚，杏玲她完全是掩護你的，不要誤會了她，到我受傷以後，一切祕密全已發現，她因為我和你又見了面，才自己遠遠的走開，不過……現在我說實話吧，你既已嫁了人，我們的關係算是斷絕，而我和杏玲的關係，却是已經固定了，她無論走到那裏，我也要覓她回來，無論離開幾年，我也要等她回來，所以我們最好能作個朋友，大家把過去的事都忘掉，不必再談，談也枉添傷感，是不是，桃玲看看他，點點頭說，不錯，你的話是對的，不過據我想，咱們從此可以不再見面，更不要談作朋友，我要立刻離開這裏，因為這裏是你和杏玲的新房，她現在雖然走了，早晚也會回來，吳先生，您先稍坐，我這就來，說着轉身進了裏面，過一會又走出來，身上已穿了一件大衣，手中提了隻小包，向異翹說，吳先生，我走了，這房子交還給你，我身上這件大衣，是杏玲的，因為我從醫院出來，便到了這裏，只好借她的衣服穿，說完便向外去，異翹攔住她說，妳上那裏去，桃玲苦笑着說，你就不必問了，偌大的世界，還沒有一個存身的地方，異翹嘆氣說，我勸妳不要意氣用事，咱們應該先顧事實，我現在並不用這房子，妳呢，我曾聽杏玲說，你是絕不肯回郭家去的，而妳梅玲大姐又死了，妳將向那裏投奔，依我看，妳還是在這裏的好，桃玲搖搖頭說，謝謝，我既知道這房子的來路，若再住下去，那還不得在裏面自殺，我很感激你的好意，可惜不能接受，還是……說到這裏，扭身就走出去，異翹既不好拉她，只好看着她走出去，又聽着她下樓出門，異翹不由頽然坐在沙發上，心裏說不出什麼滋味，他和桃玲本是極恩

愛的夫妻，如今眼看她淒然走去，不知投奔何方，好像自己此來是特爲驅逐她的，自然覺得難過，但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攔是攔不住的，除非自己能切實表示和她恢復舊情，但這是不易作到的，第一有和杏玲定完婚的關係，第二桃玲已是漢奸之妾在下次兇殺案發生之後，已鬧得滿城風雨，盡人皆知，異翹又已有了相當地位，若真和桃玲恢復舊好，一定要招得人言嘍嘍，那就要損傷了異翹的自尊心，所以他雖然萬分不忍，終於看着桃玲走了，自己怔了半晌，才立起走入裏間屋看看，見還是自己當日和杏玲佈置的原樣，在房中來回踱了兩趟，自思杏玲信中教我來這裏尋紀念品，所謂紀念品，當然是指桃玲而言，如今桃玲走了，杏玲又未在此處住過，有什麼紀念品，我也不必看了，還是趕快離開這傷心之地，異翹在桃玲走後覺得這裏沒有什麼可留戀了，在房中巡視了一轉，便把電燈熄滅，自己倒帶上門下樓，仍由後門走出，坐車回到官舍，便打電話到處裏，仍令那勤務兵王德泰到新房中看守，這王德泰却是運氣不錯，由查緝處領得餉銀日糧，在新房中去納福，每日飽食無事，高興時就鎖上門，到娛樂場走走，仗着他那一身虎皮無須花錢買票，異翹每月還得貼補他幾個，真是最舒服的差使，按下這裏不提，且說桃玲由新房中出來，懷着滿心傷感和失望，她的傷感，自然是應該的，至於失望，是失的什麼希望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她在此際還有什麼希望可失，這話真是難說，她和異翹見面的時候，在理性上可以說不能有什麼希望，她本身已作了錯事，難對故夫，而且異翹已變成她的妹丈了，那還有什麼希望，但在感情上，她是仍舊愛着異翹，而且異翹又是她的舊

夫，以前曾有纏綿的情史，度過幸福的歲月，所以她雖不敢希望異翹重收覆水，但心裏却不能無此萬一之想，倘然異翹對她有親愛的表示，她一定忘却過去的羞恥，而投入懷抱，痛哭懺悔，同時也不顧杏玲的一切了，無奈異翹對她完全是矜持與隔膜，並且時時提到杏玲，好似新歡已結，舊夢已非，沒有什麼轉圜的希望了，桃玲不由有些傷心負氣，毅然走出新房，好像是躲避糾纏，圖謀解脫，但到走到街上，被冷風一吹，頭腦有些清醒，才感到一切都是空虛無聊，本不該有希望，更談不到失望，自己和異翹見面，已是多事，見了面更不該說那許多無聊的話，若是一見他時，立即走出，還可以少受許多精神上的刺激，自己真是太沒趣了，桃玲這樣一想，更是滿心冰冷，好似新受了絕大的打擊，覺得這世界上已無存身之地，自己已成爲另一種不祥的棄物，應該趕快把這被人看作瘟疫似的污穢身體，尋個痛快的歸宿，一瞑不視，脫了痛苦吧，想着就向前走，心中已決定自殺，但是自殺有許多方法，應該走那一條呢，桃玲雖然沒有實地經驗，但聽人說過，上吊是痛苦的，而且死後的面容，非常醜惡，桃玲是個愛美而胆小的人，一想到吐舌流血的情形，自己就覺得害怕，更不願死後給人留下醜惡的印象，吞金也是痛苦的而且在這時候，金子未免太貴了，即使一隻兩三錢重的戒指，也得百萬元以上，又加官府限制買賣，桃玲手中既沒有許多錢，便有錢也沒處去買，何況在這深夜裏呢，她手上並非沒有戒指，當受傷入醫院的時候，手上還代着兩個，但都是郭子嘉的東西，其中一個還是定情之物，她在醫院中聽到異翹也在院中治傷，想起重逢時的情形，竟把手

中的戒指，都悄悄擲入廁所的馬桶中，隨着糞便流入地溝，永遠不見天日，也許幾千百年後，才能重復出現呢，所以她此際十指空空，沒有一點東西，吞金是不成了，此外還有簡便辦法，就是吃毒藥，最好是化學藥品，一觸唇，一下咽，便能死亡，無奈這東西更不易得，桃玲想了半天，惠而不費的辦法，只有去跳河了，站在河邊，撩起衣襟，蒙住了臉，向下一跳，暈悠悠的清涼涼的，就和跳水游泳一樣滋味，倒也不錯，想着立定四顧，辨清方向，她對本市地理，倒很熟悉，知道跳河最好是海河跳下去隨流出海，也許由渤海直入太平洋，然後經南冰洋穿過麥哲倫海峽，入大西洋，尸體遊歷五大洲，倒是壯舉，但是桃玲當時所立的地方，距離海河很遠，但離牆子河很近，她就決定去跳牆子河，固然牆子河又淺又污穢，好在浴缸內尚能淹死人，污穢更沒關係，自己本是污穢的人，應該投入污穢的河，想着就轉了個方向，向牆子河走去，這時正在舊曆上旬初過，天上月光微明，桃玲仰首望着明月，百感交集，想起當時和異翹新婚時的恩愛，離別後的淒涼，再想到郭子嘉引誘時，也曾有過一時的歡樂，以後就儘是痛苦，古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自己這次失足，却未免太不值得，想起來令人發狂，又尋思倘若自己沒遇見郭子嘉，到勝利後和異翹重圓，該是如何幸福，倘若遇着郭子嘉，而中國並沒勝利，異翹也不能回來，自己又該如何結果，她且走且思，再向前走一兩個路口，就可以到牆子河邊了，不料忽聽前面有人高喝一聲，回去，桃玲大吃一驚，只見前面丈許以外，站着一位警士，原來已到了戒嚴時間，禁止行人走路了，桃玲自從勝利以後，還未

在夜間出過門，對戒嚴毫無經驗，聽這警士一喊，立刻怔住了，其實在戒嚴時間，並非沒有通融，對於請大夫或因病購藥的，只要說明理由，便可放行，所以有些人藉此取巧，戒嚴以後，晚歸的人，常是託請大夫治病或是接生，好似天津的嬰兒都在夜間降世，但能距家很近，說明地址，也能放行，無奈桃玲對這些事都不明白，當時竟吃吃的向警察詢問說，怎麼不許走了，那警察高喝着說，你不知道戒嚴了麼，快回去，桃玲只可轉身向回下走，但是沒有走了幾丈，前面的崗警又攔住喝令回去，桃玲真是前進不得，後退無路，不由着急，就向警士說，這邊也不讓走，那邊也不許過，教我怎麼辦呢，那警士見她是個女子，戒嚴本為預防匪類滋事，固然匪類中男女都有，但是女性總還少些，桃玲又是本地口音，更可減少嫌疑，警士以為她是附近的住戶，到什麼地方打牌，回來晚了，這種事是常有的，世界上任何事都可以受時間限制，臨時潦草完局，例如國會開會，因為時間太晚，就臨時改變議程，把當日應議的案件，推到明日或下期再議，惟有打牌，真和對品打仗一樣，必須鄭重其事，澈底完成，說什麼也不能半途而廢，例如人家有喜慶事，到六點鐘應該開飯了，但還有一桌牌沒散，比如十二個人坐一桌，那另外的八個人，就得餓着肚子，等候這四個人，倘若還有兩圈牌，預算着有半點多鐘可以完了，誰知有一位坐起莊來，連和了五六把，好容易等他坐完了莊，下家又和了起來沒完了，於是這兩圈牌直打了兩點多鐘，打牌的人在旁人陪着挨餓，毫不理會，可謂極殘忍之能事，若教他們暫且停戰，等吃完飯再接着幹，贏家是不答應的，因為手

氣正盛若一停頓，牌氣就要落下去了，倘教他們不必再打這兩圈，輸家更不答應，因為還要爭最後勝利，在這兩圈裏撈本兒呢，因此只要打起牌來，若不能打到預定的圈數，中間除非警察抓賭或是房子失火，是絕不肯中輟的，所以中國人若能把打牌的精神放在正事上，非得圓滿完成，不肯罷手，中國大約早已富強了，尤其太太們打牌，講究更多，倘若晚上打牌，到了將近戒嚴時間，還剩幾把，萬萬不肯及早完局，只有互相催促快打，爭取時間，然而無論如何快法，也抵不住莊家又連了莊，莊家絕沒有辭莊不坐，讓給下家的道理，幸人不惜氣都買下，桌上下下的嘴多了，大家更要全神貫注，鉤心鬥角，更把時間忘了，及至打完了牌一看，已過了戒嚴時間，只可硬着頭皮回家，因犯宵禁而受申斥，也顧不得了，這位警察倒很通達事故，認為桃玲必是附近住戶，賭罷方歸，一個女子，於治安不會發生關係，很可以放她過去，但却不能不顧公事，打算盤問幾句，若是回答得不錯，就放她過去，這就是民主時代的作風，若在軍閥時代的戒嚴，可就與此不同，作者曾經躬逢其盛，一天夜間，由一條胡同裏走出來，被一個大兵攔住先問口令，我不能回答，繼之一頓臭罵，我竭盡口舌之力，哀求許久，終是不允放行，想要回去也不可能，結果教我蹲在對面，原來這位老總：一個人感覺寂寞，要我和他作伴，直蹲了一夜，吸了我七八支紙烟到天亮才放行，桃玲總算生逢盛世，沒遇到那樣的事，這位警察却是一片好心，替桃玲開路兒，問她家在那裏住，桃玲若是聰明，可以隨便說出前面的一個地名，或是一條里名，警察也許警戒幾句，便放她過去，但是桃玲並

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而且有些心神恍惚，因為她現在已沒有家，自然說不出家在那裏，怔了一下，忽然想起當日和異翹杏玲同居的舊宅，就答說，我在負薪里，那警察聽了忽然發笑說，你怎麼昏了，負薪里就在前面路北，你已經走過來了，怎麼還往前走，那警察和桃玲相對而立，他所說的前面，就指着桃玲背後的來路，桃玲聽了，悚然一驚，連忙舉目四顧，這才認出自己確是立在負薪里附近，世上真有這樣巧事，她自和異翹分手，失神落魄的信步而行，目的地只在牆子河，並沒向兩旁瞧看，不知怎麼竟走到舊居附近來了，最可怪的是對警察說家住負薪里，本是臨時想起謊話，怎這樣巧，竟正立在負薪里附近呢，想着一語不發，轉身便走，這時她已經認識兩旁的房屋，一切都熟悉，但心中却倍覺淒涼，走到負薪里巷口，住足尋思，再向前走，仍然不能通過，而後面那個警察，已知道自己住在負薪里更無法回頭去穿越他的防線，說不定他正在監視着自己呢，只好先進巷去再作道理，想着就走入巷中，這條巷裏仍是黑暗，桃玲從前在此居住時，巷中原有電燈，這時竟變成黑暗了，知道巷中路燈，是由房東出資燃點的，在十餘年前，那時天津人口尚少，房東為招徠住戶，一切設備都要齊全，但到淪陷期中，百物騰貴，而只房租漲不上去，房東吃了大虧，眼看着房客以高價分租，或是倒底兒賺大錢，想增租既不可能，要驅逐房客也辦不到，氣極之下，就把房客當作仇敵，自然把原有的設備和優待條件完全取消，例如路燈就是設備的一種，房東自不肯再為住戶便利而花這種冤枉錢，這時桃玲兩目漆黑，摸索着向裏走，巷內道路也因久未修理，坎坷不

平。她深一脚淺一脚的走着，扭痛了腿腕，幸而走到中間，她的眼光已能適應黑暗，而且由巷外路燈射人的微光，也對她有所幫助了，她因為曾在這地方住過多日，所以摸索着也能認識當日的故居，而且由於習慣的關係，使她走到將近了的一座門前，便止住了步，却就是她當日的舊宅，她倚牆而立，徐徐喘息，想着當日 and 異翹同居時的美滿，那時無論到任何地方去，異翹總是在旁陪伴，自己很少獨自出門，幾乎染成習慣，沒有他跟隨，幾乎不能行動，像這樣深夜獨歸的事，簡直不曾有過，但如今異翹竟看着我由他的房子裏深夜走出，而毫不理會了，這當然是我自己作錯事的下場頭，不能怨他，只是現在應該如何呢，我想要投河自殺，竟被戒嚴所阻，不能走到河邊，像鬼使神差似的，撞到舊居的巷中，在未亮以前，是不能再出去了，這一夜的工夫，將要如何度過，倘若有住戶出來，看見我這孤身女子，在巷中逗留，定要盤問，我將用何言答對，想着不由爲難得落下淚來，又轉念今天的事太奇怪了，自己由異翹那裏出來，只是毫無目的信步亂走，以後決意投河，才又向牆子河邊走來，但只是馬馬虎虎的認定方向，並不知走的那條街，而且腦中絕未想到負薪里，甚至由負薪里巷口經過也沒看出是什麼地方，怎麼這樣巧，竟糊裏糊塗的走到這裏，而且恰在這裏被警察攔住，硬給逼入巷中，真像有鬼撮弄着了，桃玲在黑暗中想到鬼字，立時毛髮悚然，通身發冷，她覺得四面幽幽沈沈，好像有許多鬼影幌動，嚇得幾乎要跑，但她已不能舉足，倚着牆身體欲僵，再想想自己已決意自盡，還怕什麼鬼，倘若有鬼把我拉了去，那也不錯，只是投河暫時已不可

能，若在這裏等到天亮，罪過也不好受，何必在垂死之前，還受許多痛苦，不如就此時此地，及早尋個解脫，自己若死在這裏，被異翹知道了，他便可知我的懺悔，以及對他依戀的心情，想着自覺這是唯一的辦法，就不再猶疑，只尋怎樣在這裏自殺，但這巷中更沒有自殺的工具，桃玲所穿的夾大衣，是杏玲的嫁粧，式樣極新，腰間並沒有帶子，桃玲身上雖然繫着一根腰褲帶，但一解下來，褲便掉了，一個女子怎能在死後還出醜呢，而且這巷中，也沒有可以拴繩上吊的地方，尋思半晌，忽然想起故事上常有人碰頭而死，確是不需要特別設備的工具，只要是堅硬的地方，都可以碰頭，這巷中的磚牆，便很合用，磚牆總比頭頂堅硬，用力一碰腦漿迸裂，便算成功，她決定了主意，又猶疑了一下，便離開所倚的牆，走開兩步，轉過了身，又遲徊一下，咬了咬牙，頓了頓足，閉上了眼，彎着腰盡力向牆上撞去，那知撞到牆上，只覺頭頂甚疼，却並未失知覺，而且也未跌倒，當然雖死還遠着呢，她只得用手扶着牆喘息，桃玲並非沒有真心自殺，但她並沒想到，自殺有許多方法，而以碰頭為最難，譬如服毒，把毒物吞入腹中，是很容易的，譬如投河，舉足一跳，是容易的，譬如上吊，將頭伸入繩套，也是容易的，而且在一吞一跳一伸之後，便可死亡，沒有其他麻煩，惟有碰頭，却需要勇氣和力量，力量尤其要緊，若是不夠，便不能死，桃玲單挑選了這最難的一種，她本來嬌弱無力，就是使出吃奶的全力，也不能碰破頭顱，而且心中覺得碰時必很疼痛，先有了怕疼的觀念，所以在起步時，雖然作勢甚猛，但在還未撞到牆上的一剎那間，她想着這一下不知多麼

疼呢，無形中竟洩了勁，所以結果不但未死，而且連暈倒也未會，連頭皮也沒有破，這倒不能說桃玲沒有決心，實在自己傷害自己是不易的，莫說女子，就是男子也復如此，市井流氓慣於打架鬥毆，打死個把人，並不算回事，若使其自殘，就常常不能下手，常見有兩夥流氓打架，甲方把乙方的人殺死一個，既出了人命，便得打官司了，既要打官司，就得抓碴兒佔理，於是甲方的首領，便得做出傷痕，以便捏說乙方先行聚眾羣毆，自己爲自衛才失手傷人，但作傷不能自己動手，必得由同黨的人代勞，向他的胳膊上剝一刀，或是頭上砍一茶碗，所以如此，就是恐怕他自己手軟，作不出重傷，作者早有一個荒唐朋友，是闊少出身，因爲狂嫖濫賭，花盡家產，受了許多折磨和刺激，有一次決計不願活了，竟想了個離奇的辦法，買了一柄小斧子，將斧柄插入牆隙，斧頭向外，他退出十幾步，然後轉身飛快跑來，將頭對準斧頭撞去，立時頭破血流倒在地下，及至被警察發現，才知他頭上只有一道二寸長一分深的傷痕，他的倒地，並非由於受傷，只是自己把自己嚇昏了的，其實他並非沒有決心，實在緊要的瞬间，心中一害怕，便把力量消失了，何況桃玲本沒有很大的氣力，頭上的鬚髮，又很多很厚，好像戴着皮帽，使她並未受傷，只覺腦中有些發暈，她喘息半晌，才鼓起勇氣，再試一次，這次不但結果如前，而且自覺雖使出加倍的力氣，竟只和磚牆輕輕的接觸了一下，連疼都不疼了，桃玲知道完全失敗，再撞也不過如此，就轉過身重倚在牆上，再思其他的辦法，但是她自殺未成，勇氣減退，就退一步想了，她想當時已沒有可死之道，只可等待一夜，到天亮解

嚴，仍去投河，投河是沒個淹不死的，除非有人相救，自己只要尋個沒人看見的地方，悄悄跳下去，便不致再這樣徒勞無功，但離天亮還有五六點鐘，決不能在這裏長久站着挨凍，必須尋個暫時棲身的地方，只是現在連巷口也出不去，可怎麼好呢，想着忽然念頭一轉，想當年在唐山居住的時候，和巷中鄰居雖然不常來往，却因日常見面，頗有幾家稔熟，對面這家王宅，是在唐山礦局作事的，王先生常住唐山，很少回家，家中只有王太太和王小姐，王太太爲人十分和藹，每和自己遇見，便要談幾句話，王小姐也很不錯，還常到自己家去玩，那時他只有十三四歲，如今隔了四五年，她總有十八九了，雖然數載未見，她們總還能認識我，此際若叩門借宿，想不致被趕出來，桃玲這時也是發生了心理上的矛盾，既然決定明早自殺，很可以在巷中忍受一夜寒冷，又何必貪圖短時間的安逸，覓顏求人呢，但她好像在臨死前也不肯受苦，竟決意去叩對面的門，徐徐舉步，走了過去，心中尋思，這時王家也許睡覺了，但仰首看看樓上，還有燈火，就舉手敲門，那知只敲了一下，門便開了，真好像被她推開似的，桃玲反嚇了一跳，向門內瞧看，只見黑影中站着個人，雖瞧不清面目，却覺得是個穿短衣的男子，還以爲是王家的男僕，心想王家當時並不用下人，如今竟有了男僕，想必是王先生發了財了，想着就問王太太睡覺了麼，那男子也不問她是誰，只回答說，沒睡，你進來吧，桃玲倒有些詫異，但仍走入門內，那男子很快把門關上，插上門門，向桃玲說，走，上屋裏去，桃玲覺得聲音不對，脚下方一停頓，那人已用一件東西向她面前一幌說，快走，不許作聲，

不聽話就打死你，桃玲這時已看那人手中拿的是手槍，嚇得魂飛天外，但心中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這個男子是不是王家的人，他若不願讓自己進來，很可以閉門不開，爲什麼讓我進來，又動手槍，想着戰戰兢兢，方說出你是……：……二字，那人又低喝一聲閉上嘴，快走，別找死，桃玲嚇得再不敢開口，一直向樓門走去，到了房內，才看見房中還有三個男子，都是戴着呢帽，用手帕繫在頸後，遮着下半截臉面，帽子又戴得很低，只露着眼睛，桃玲看着立刻醒悟，這幾個人絕非良民，一定是盜匪，她在電影中曾看過這樣打扮的人，都是強盜，還以爲自己撞進賊窩裏來，他王家確是安善良民，怎會有這樣的人呢，房中三個男子，看見桃玲，全都一怔，後面那個持槍的男子，面上也圍着一塊黑布，向那三個男子說，這個女人不知是幹什麼的，我在大門裏把風，看見她從巷外走進來，立在門外對面，直有半點鐘，我也不知她幹什麼，後來她竟過來推門，我放她進來，就用槍看住了，你們問問她是誰，房中的一個男子發出粗暴聲音說，不用問，她也許是這家的人，你把她送到樓上，也給網上，和那個人放在一處，那持槍的男子應了一聲，又逼着桃玲，走上樓去，桃玲心中尋思，這幾個人必是強盜，來搶王家，大概王家的人都被網在樓上了，自己怎這樣倒運，又遇到這意想不到的巧事，上樓以後一定能看見王家母女，被網在什麼地方，想着顛顛抖抖的走到樓上，那持槍的人領她到一間房中，那房子是一間臥室，已被翻得箱開櫃倒，滿地都是衣服什物，好像才經過一陣颶風，在揭開被褥的木板床上，躺着一個少年男子，身上只穿着內衣，赤腳無襪，四肢都

用繩子細縛，直挺挺的仰着，口中想也塞着東西，不能作聲，只瞪着兩隻眼睛，吁吁喘氣，桃玲見這少年並非王家的人，心裏更糊塗了，那持槍的人已喝令她也躺在床上，由地下拾起一根繩子，把她的手腳都細得結結實實，又從地下散亂的衣履中，撕下一塊布，塞進她的嘴裏，才低聲說，老實呆着，我們絕不害你，若一掙扎，可留神小命，說完便走下樓去，桃玲直疑自己是在作夢，怎竟遇到這樣怪事，自己本是到王家借宿，怎恰巧遇着盜匪在這裏行搶，王家的人到那裏去了，這個少年又是誰呢，說來今日桃玲的遭遇，也太離奇了，原在這所房子居住的王家，早已在二年前搬走了，後來居住的是敵偽時代河北省某一縣縣政府的一個秘書，名叫趙宗瑞，當勝利那一年，他隨着偽縣長王少宣，到某縣去赴任，王少宣是雜牌軍隊出身，到任後胡作非爲，趙宗瑞作了他的爪牙，聚斂納賄，二人都很得法，在動盪時代，縣長都要文武兼資，文能治民，武能打仗，王少宣也是如此，在勝利那年的初秋，縣城外有匪騷擾，王少宣帶着一百名士兵，還有趙宗瑞和兩個隊長，跟隨出城剿匪，到了城外三十餘里的地方，和匪打了一仗，相持到日落之時，匪才撤退，王縣長檢點部下，無人受傷，就奏凱而歸，不料走了不遠，天已黑了，忽然附近發生幾響槍聲，王縣長只疑匪徒又包抄過來，不敢再走，向前就逃入一座附近的村中暫避，教兩個隊長帶着兵士防守村口，縣長却和趙秘書投到村中一家大宅中，休息吃飯，並且吸鴉片烟，村中的人，已差不多逃光了，這大宅的主人姓郭，是村中首戶，在本縣也是數得着的巨富，但主人早已遷居天津，宅中只有一對老夫婦看着，

一見縣長到來，自然熱誠招待，給他們煮茶作飯，到了半夜，兩位隊長進來，報告說，匪人並未向村中進攻，而且放出人去偵探，附近數里內，絕無匪踪，王縣長放了心，便全把隊伍撤進村中各處民房，吃飯安歇，村口內外仍要加緊巡哨，兩個隊長奉命出去，辦理完畢，又回來陪縣長閒話，縣長早已吃完了飯，正躺在炕上吸烟，趙祕書給他燒着，王縣長向來有個習慣，在過足癮的時候，總愛把一條腿搭在床欄上，上身側臥，下身仰着，好似特別舒服，這裏是炕，並沒有床欄，但他還以為是家裏，不自覺的把腿伸過來，自然會撞到牆上，他脚上穿着大馬靴，甚為沉重，撞得那牆上發生聲響，第一次他沒有注意，第二次才覺得聲音有異，好像裏面是空的，王縣長不由一怔，他很明白中國向來是藏富於民，在華北的大平原中，雖然自民國以後，屢遭兵燹，但民間財富積蓄，已有千百年之久，莫說在太平年間，即使在兵慌馬亂的時候，只要能夠耕種，有所收穫，便把自用的糧食存儲起來，有餘則換了錢，埋在地下，永不動用，所以鄉間的人，雖然生活簡樸，却是很豐足的，試看鄉間子弟，很多在都市求學，問起他們的家世，只是個平常的自耕農，却能拿出大批的錢，供給孩子在都市上大學，可見都有積蓄，但在民十以後，兵亂頻仍，弄得農村經濟破產，鄉間漸漸羅掘一空，窮了起來，但有積蓄的仍然不少，鄉人性情樸實，藏在地下的東西，本來不肯動用，雖然有的被劫奪了，有的因為應付捐稅支應，而漸次消耗，到了淪陷以後，鄉村更變成地獄，有力者逃避都市，無力者流轉溝壑，好像窮得乾淨了，但財富仍是有的，偶然還被發現，尤其在

軍隊中時有傳說，某部隊駐在一個空無一人的村中，一位軍官偶然在院中小解，看見尿水沁得太快就向地下發掘，得到一壇金銀，某兵士因為隊伍被打散了，隻身逃走，經過一個村莊，進入一座大宅，裏面沒有人影，只剩了些笨重傢俱，無法攜帶，最後走入一間小室內，看見堆着許多包藥材，他隨便提了一包，帶到都市裏，給藥舖瞧看，原來上品的雞爪黃連，賣了不少錢，類此的傳說很多，王縣長久有耳聞，這時心中一動，就教兩個隊長，用刺刀把牆挖開，真是財從天降，牆內居然藏着一隻鐵匣，當時拿出一看，匣子封鎖甚固，設法撬開蓋兒，裏面竟是金塊和各種珠寶，論起價值，却是無法估計，原來本宅主人是在縣城中開珠寶店的，所以有這樣好東西，當時王縣長趙祕書和兩個隊長，全都紅了眼，人人想據為己有，但事實都不可能，這種外財，凡在場眼見的都有染指的權利，王縣長也知道倘若自己獨吞，必致惹出事端，大家捨死忘生的出來作事，只是為財，而他們所以恭敬自己這縣長，也只是為着保持飯碗，現在眼見有這大批寶物，他們若得到手裏，就可以快樂終身，更不必再作事謀生，當然絕對不肯甘心退讓，自己若是獨吞，莫說他們必然拚命反對，甚至把自己害了，就是當面不反對，出去對兵丁洩露消息，那羣窮人也必起鬨，更不好應付，他想得明白，就很漂亮的表示明分，但對明分辦法，却堅持要分作十分，兩個隊長和趙祕書，各得一分，縣長獨得七分，理由是縣長是長官，又是寶物的發現者，所以應該特別優厚，趙宗瑞聽了縣長的話，未加可否，那兩個隊長却十分刁狡，聲言若要分就得均，分為四份，每人各得一份，若不肯均分，

他們兩人就放棄權利，一點也不要，二人的言外之意，就是若不均分，便要以特別手段對付，也許向上司告密，或是鼓動兵士起鬧，或是當場動武劫奪，都在意中，縣長當然明白，就竭力聲述理由，希望用口舌把他們說服，那知兩位隊長堅持不允，縣長只好讓步，先是讓到縣長獨得一半，隊長和祕書三人共分一半，以後又改爲分成五分，縣長獨得兩分，餘人各得一分，兩個隊長仍是不肯，雙方鬧得面紅耳赤，幾乎拔出手槍，但趙祕書在旁一句話也沒說，結果還是縣長屈服了，答應均分，但是一時尋不着秤，金子已沒法分，四人對珠寶更是外行，不能審定價值，誰都恐怕吃虧，王縣長主張回縣請位珠寶的人鑒定價值，再行分配，兩位隊長都希望立刻分到手裏，主張把金子分作四堆，珠寶也分作四堆，只要數量大致不差，大家用拈鬮方法各憑天命，王縣長却不贊成，正在爭辯，忽聽遠處槍聲四起，原來敵人又進攻了，論理兩個隊長應該立時出去，召集隊伍抵禦，但這時心在珠寶上面，全都不肯離開，縣長的命令也失了功效，還是趙祕書代出主意，先把鐵匣藏到炕洞，大家出去抵禦敵人，由王縣長和一位隊長去保守東村口，由趙祕書和一位隊長去守西村口，在擊退敵人之後，雙方必須互相招呼，再一同回到這房裏來，這當然是互相監視的辦法，因爲兩個隊長互相信任，縣長祕書互相信任，當時在倉卒驚惶之中，來不及躊躇考慮，只可如此決定，先將鐵匣藏起來，把門鎖上，但在走出之際，二個隊長，咬着耳朵互相囑咐，縣長和祕書也附耳說了幾句私話，不過兩位隊長互相囑咐，只是要嚴密監視，不可放縣長或祕書偷着回來，以防他們私自竊取隱

匪，至於秘書對縣長所說的私話，却是另蘊機智，別有奇謀，別有用意，及至四人出去召集隊伍，守住村口，又過了許久，敵人才攻過來，當時就打了一場不太劇烈的仗，到天明敵人便退下去，這邊檢點部下，只死了兩個兵，傷了五個兵，但兩位隊長全都陣亡，一位傷在後腦海，一位傷在左額，而且都是由近處發射的，未免有些奇怪，但在亂軍之際，也沒有人理會這些，當時縣長下令預備凱旋，和秘書一同回到原住的室中，又吸了幾口烟，才由趙秘書用軍毯包裹着鐵匣，一同班師回縣，但在臨行時，又命手下把看房子的老夫婦綁了帶回縣去，說那老夫婦通敵有據，曾在夜中給敵人送信，前來掩護，只訊問了一次，就給槍斃了，於是王縣長得到珠寶的祕密，除了趙秘書以外，再沒有第三人知道，而兩個隊長已經死去，也少了兩個分贓的人，王縣長對趙光瑞却是推心置腹，視為近人，仍想分給他一些，但那得等待鑒定價值以後，由縣長隨便賞給，未必仍是四分之一了，趙光瑞倒是很恭順的，回縣以後，便把珠寶匣原封交給縣長，縣長對他更加信任，就約定稍過幾日，同到天津去，再安安靜靜的分，那知過了沒有幾日，已到了八一五，中國勝利，日本降服，偽政解體，漢奸們大為驚惶，這消息傳入縣中，民衆歡躍欲狂，王縣長却嚇得走頭無路，自然是想法逃跑，但他不敢單獨逃跑，恐怕被民衆截留，仍得縣中兵士保護，無奈兵士多是本縣土著，他也不敢信任了，趙光瑞又不知從何處得來消息，向縣長報告說，本縣民衆因為縣長雖無虐民行爲但是貪污成性，括去很多地皮，想在他臨行之時，把一切的行李箱籠，完全截留沒收，然後放他空身逃命，

王縣長聽了大驚，他倒不在乎行李箱籠，只怕丟掉那匣珠寶，想要隻身攜帶珠寶逃走，又恐縣內人民全認識他，目標顯明，萬一被人捉住，難免喪了性命，珠寶固然值錢，但和性命比起來，還屬次要，因此他決定還是由兵士護送出境，寧可損失箱籠行李，先保得性命安全，至於那匣珠寶，就託付趙光瑞，帶到天津，趙光瑞是個祕書，尙不致如縣長那樣惹人注目，危險較小，趙光瑞也認爲他的主意不錯，二人就這樣約定了，當時王縣長把珠寶都裝入一隻小旅行箱內鎖好，交給趙光瑞，却把旅行箱的鑰匙帶在自己身上，這是他特別留的心眼兒，以防趙光瑞私開竊取，所以聖人說，小人無朋，賓在不錯，小人因爲自己心術不正，推己及人，所以永遠不肯信任他人，王縣長對於唯一的親信，尙且這樣防備，可見小人是不会有真朋友了，但他的辦法，和笑林廣記上一段笑話相似，一個傻子到肉舖去買肉，因不知如何烹調，就向肉舖中人領教，肉舖的人把烹調方法，寫了張條子給他，他走在路上被人將肉搶去，他也不追趕，反而大笑說，這傻子搶了肉去，作法的條子還在我手裏，他也沒法吃的，王縣長的思想也和這傻子一樣，並不知道旁人搶了肉去，儘有方法可吃，但是一個人在有權力的時候，受人們趨奉逢迎，常使心理上發生錯覺，以爲人人都忠於自己，甚至畏懼自己，却不知人們趨奉巴結的是權力，所服從畏懼的也是權力，到權力消失的時候，就滿不是那麼回事了，王縣長因趙光瑞一向是那樣忠謹服從，還以爲他的本來性格如此，何況自己又待他不錯，他不致也不敢作出越軌的事，那知完全想錯了，趙光瑞回到住所，立刻把那小旅行箱拆毀，將全

部東西都藏在身上，只在袴袋裏藏了一隻手鎗，手中提了一根西式手杖，便自己走出去了，他的運氣也特別好，搭上一輛日本軍用汽車，很安全的回到天津，而那位王縣長又忍受一天驚恐，才帶幾名兵士，逃出縣境，在起行之先，他對這幾名兵士說了許多私話，答應他們在安全到達天津之後，每人贈送一筆可觀的款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保險費，那幾名兵士也很樂於作這筆交易，王縣長因恐被民衆搜劫，就把很多的行李拋棄不顧，只帶了兩隻箱子上路，裏面也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倒希望被民衆發現可以表示出自己的清廉，不知事出意外，在他出境的時候，民衆毫無動作，很平安的到了天津，王縣長不由有些後悔，但他還不疑惑趙光瑞欺騙，反以爲趙光瑞受了別人的騙，那知他約趙光瑞在一家旅館等候，到了那家旅館，竟沒有趙光瑞的影子，王縣長才大爲驚慌，只恐趙光瑞在路上遇上了事十分焦急，好在他在天津銀號還存有不少的官囊，只好取出一部份來，打發了那幾個兵士，他就每日出去設法打聽趙光瑞的下落，是否已到天津，但是連訪十幾日，毫無消息，最後他忽然想起，趙光瑞在舊日租界利津里某班子裏，有個要好的姑娘，名叫紅英，每次到天津總是住在那裏，王縣長還同他去過，當時就到了那班子裏打聽，才知紅英在前數日已嫁人從良，再問嫁了給誰，原來是嫁了趙光瑞，王縣長才知道事情糟了，趙光瑞到天津避不見面倒先娶了個妓女，可見他是變了心，當時再打聽趙光瑞住在那裏，班子裏就不知道了，王縣長慢慢的走出來，明知趙光瑞是有心欺騙，並且知道他絕對沒離開天津，但是天津偌大地方，上那裏去找呢，這件事又不能報官，

就找了兩個在雜牌軍隊的舊人，說明這件事，許以尋獲趙光瑞，得到珠寶時大家平分，於是一共三個人，每天除了吃飯睡覺的時間，全在外面尋找，但直尋了一個多月，仍無踪影，本來在都市尋人，和大海撈針一樣，除非偶然巧合，是絕無希望，幸而這時報紙已出刊了，王縣長就在報上登了啓事，警告趙光瑞，語氣含而不露，却說得十分利害，趙光瑞別出面，否則必以厲嚴手段對待，這段啓事本來是不會有反響的，但出於意外，居然有反響了，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，雖沒有署名，却看得是趙光瑞的筆跡，信上也對王縣長警告，勸他趕快離開天津，否則就有人要檢舉他的漢奸罪狀了，王縣長氣得要死，但不能不懷戒于心，雖然仍未停止搜尋工作，但對本身的行跡，却不敢不隱秘，如此又過了幾月，王縣長得到風聲，果然真被人檢舉了，這當然是趙光瑞幹的事，他只好隱藏起來，對趙光瑞越發仇深切齒，就和同黨着意尋覓，說起尋人，真是一件萬分艱難的事，便是官府訪緝案犯，大權在握，毫無阻礙，儘可放手去作，檢查一切可疑的地方，但若沒有線索，也常如捉風捕影，徒勞無功，因為都市地方太大，人口太多，不能把全市都同時加以搜查，即使採訪得非常嚴密，也是無用，譬如案犯在一座宅子內隱匿，官人恰從門外經過，雙方只隔一道牆一層板，官人又怎能知道犯人正隱藏在這附近呢，何況王縣長既無權力，本身也是被檢舉的罪人，一面要保衛自己的安全，一面還要尋覓目的物，古語說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他就是介於蟬和黃雀中間的螳螂，處境真夠艱難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，到最後竟訪着趙光瑞變名趙一非，帶着她那新娶的愛妾紅

英，隱匿在負薪里十一號宅內，原來趙光瑞自從把珠寶帶到天津，便起意獨吞，先賣掉幾件，得到很多現款，手中十分富裕，便先接愛人紅英從良，兩人在旅館住了幾日，但趙光瑞十分機警，也暗地注意王縣長的踪跡，及至知道王縣長已到了天津，正在尋訪自己，覺得旅館不能再住，便把實情告訴紅英，叫她商量辦法，紅英久歷風塵，經驗甚深，認識的熟人也多，就在天津極僻靜的貧民窟地帶，借了一間房子暫且居住，一面託人尋覓合宜的住宅，因為天津人多房少，必須倒底兒，雖然趙光瑞財力充足，便是買兩所也是容易事，但也得慢慢尋覓，何況還得祕密辦理，不能聲張，但過了些日，才尋着負薪里的房子，原住戶姓王，是四川人，久在天津，現在勝利了，路途無阻，舉家返回故鄉，所以把原租的宅子倒出去，換一筆路費，趙光瑞用兩千萬巨資頂下來，和紅英住進去，他因躲避仇家，便墮入烟色之鄉，鎮日一榻纏綿不大出門，但他終是有作爲的人，也偶然在晚間出去，把珠寶陸續換成現款，賣買黃金和美金，作行市賺錢，另外還要買一所像樣的房子，作爲長久居處，他的運氣很好，作行市居然賺了錢，還買到了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，那知在這時候，看見報上王縣長的警告啓事，知道後患未已，便打聽着王縣長的住址，也寄了封信去，加以警告，意思是說，我雖然拐了珠寶逃走，但那東西原不是你的，你也並沒有證據告我，而你的漢奸身分，都十分顯明，你若相逼太甚，我就要檢舉你了，趙光瑞寄了這封信，原以爲可使王縣長知道畏懼，不再追尋自己，那知王縣長仍不肯甘心，趙光瑞在天津也有親近朋友就在該管機關把王縣長檢舉了，王縣

長得到消息，也會遷居隱匿了幾日，趙光瑞以為他畏罪逃走，不敢再出頭了，才放下了心，那知王縣長是個死心眼兒，雖在危難之中，仍然追尋不已，而趙光瑞却是放大意了，竟被王縣長的黨羽訪得了住處，但這住處是負薪里的，而且事逢恰巧，當王縣長探得他的踪跡之日，正趙光瑞將要移居之時，在臨河街新購的樓房，已經收拾停妥，就把負薪里的房子，連傢俱又倒給別人，接受的是一位某公司的主任，新從青島調到天津，只那位隻身先來，家眷還沒有到，他便以六千萬的高價，倒了這所房子和傢俱，趙光瑞又賺了將近三十萬，那位主任將房子佈置停妥，便託他的朋友在裏面看守，他自回青島去接家眷，這位看房子的朋友，姓周名叫玉琪，也是某公司的職員，年方二十多歲，孤身無侶，住在公司宿舍，受了主任之託，每天在公司吃過晚飯，便到負薪里過夜，今天却是他到此居住的第三天，也是趙光瑞搬走的第三天，王縣長恰在這一天，率領三個黨徒，前來尋趙光瑞，奪回他的珠寶，王縣長是個軍人出身，胆量特大，自從踩得趙光瑞是住在負薪里，就和黨徒研究辦法，他們決定在深夜進入趙光瑞家中，先把珠寶奪回，然後殺死趙光瑞洩憤，作完了案，便逃到王縣長的故鄉去藏躲，王縣長的故鄉，只離天津二百餘里，有汽車可通，王縣長為着預謀退路，就設法租了一輛長途汽車，在一個地方等候，他們作完了案，便直奔汽車停處，坐上去立刻開走，因為用汽車的原故，才使他們耽擱了幾天，不料趙光瑞已然搬走了，王縣長當然不知道，這日在夜間十二點以前，將近戒嚴的時候，才和黨徒來到負薪里，他早已打算好了，在戒嚴前進去，戒嚴後

出來，可以安安靜靜的工作一夜，因為捉着趙光瑞，還要審問搜索，是很費工夫的，在戒嚴時間內，行人絕迹，更是便於行事，他們一個個的溜進負薪里，這里中的門牆，都不很高，先由一個黨徒爬牆進去，開了大門，王縣長和其他的人走進去，留一個人在門內巡風，大家都進入室內，周玉琪正在樓下坐着，被王縣長用鎗抵住胸部，命一人看守，王縣長上樓搜尋，並不見趙光瑞，跟着又把樓上下都搜遍了，更無一個人影，王縣長就抓住周玉琪向他追問趙光瑞現在何處，在王縣長的意思，認為周玉琪必是趙光瑞的近人，今日趙光瑞恰巧外出未歸，那些珠寶也必藏在這裏，當時一問周玉琪，可憐周玉琪除了會聽那主任說過，這房子是由姓趙的手中頂來以外，絕不知趙光瑞是何如人也，怎能說得出他的下落，其實便是周玉琪知道趙光瑞住在臨河街，告訴了王縣長，立刻趕去，也是尋不着，因為趙光瑞也恰在這天遭到意外，就在幾小時之前，有警察到他家中查戶口，趙光瑞正請了幾位近友吃飯，慶賀新居，飯後大醉擺出烟具，大吸鴉片，被警察聞了氣味，進去一看，大家正在噴雲吐霧，就一起給抓走了，王縣長當然作夢也想不到，只向周玉琪苦苦訊問趙光瑞在那裏，可憐周玉琪怎能知道，雖然竭力辯白，自己是替人看房子，而且現在的租戶是由姓趙的手中頂過來的，自己更沒見過姓趙的是什麼模樣，但王縣長絕不相信，本來這事太湊巧了，前幾天才訪明趙光瑞住在這裏，怎麼今天就搬了家，他仍苦苦的向周玉琪逼問，周玉琪自然無法回答，王縣長又問珠寶藏在什麼地方，周玉琪更不知道，王縣長氣得打了他兩個嘴巴，周玉琪因他們手中有鎗，也不敢

喊嚷，其實王縣長今日前來，雖然將甘心於趙光瑞，但沒想再殺其他的人，他知道這裏除了趙光瑞和他的姨太太紅英男女僕人，只打算殺死趙光瑞和紅英，因為紅英是見過他的，也一定知道他和趙光瑞的糾紛，所以不能留她的命，至於僕人則可以饒恕，因此他和黨徒都用手巾蒙臉，並且把帽子拉下，齊到眉眼，要知道匪徒也是怕事主的，都要遮掩面目，以防被事主記清容貌，報官查緝，若是根本不遮飾面目，那就有殺人滅口的心，事主要危險了，還有一種熟人行捨，更是怕人認識，常常把臉塗黑，事主若是認出是熟人，叫他們的名子，想要求情，那就非死不可，因為他怕事主過後指名報官啊，這時王縣長只是尋仇奪寶，並不想波及餘人，所以遮掩面目，對於周玉琪更沒有殺害之意，當時問不出下落，就和黨徒把周玉琪押上樓去，網縛手足，用布塞住口，放在床上，王縣長的意思，認為周玉琪必和趙光瑞有關，他只是不肯說實話，但現在即使知道趙光瑞的下落，當時也無法去尋找，只可拋開尋仇的事，只求奪回珠寶，周玉琪雖然不說實話，但這裏是趙光瑞的家，珠寶也必藏在此地，就和黨徒動手翻搜，先從樓上搜起，幾乎連樓板都揭起來，却不見珠寶的影子，又到樓下去搜，這時倒運的桃玲竟撞進來了，當她在巷中對面徘徊之際，已被這邊門內把風的黨徒看見了，他們正在行捨，竟有人在外徘徊，怎能不驚疑而加以注意，但也不敢出去盤詰，而窺視了將近一點鐘，桃玲居然走過來拍門，那黨徒作賊心虛，恐怕她發出聲音，就很快的開了門，讓她走入，到桃玲察覺情形有異，已被手鎗抵住了，這是匪徒慣用的手法，他們在行捨時，若遇有

人叩門，定要誘入門內，和事主一同監視，若是放走了，就有破露的危險，當時桃玲被押入房中，又送到樓上，和周玉琪一樣的網縛塞口，推在床上，和周玉琪並肩而臥，在王縣長的黨徒，並不知桃玲的來歷，只以爲她也是趙光瑞一方面的人，就與周玉琪同樣對待，却在無意中把兩個陌生的人放在一床，王縣長在樓下繼續搜查，直搜到後院的廚房，仍無所獲，他在憤怒之餘，仍不肯死心，就和兩個黨徒走到樓上，自己坐在沙發上面，教黨徒把周玉琪，桃玲都由床上揪起來，站在他面前，掏出口中所塞的布，王縣長這時好像又恢復了官老爺的派頭，高坐堂皇，神氣十足的向二人審問，先警告二人不許喊叫，否則立刻開鎗打死，隨向桃玲說，你是趙光瑞的什麼人，還是和他的姨太太紅英有關係，快說實話，桃玲說，我不知道誰是趙光瑞，誰是紅英，我是來找王太太的，王縣長說，什麼王太太，這兒那裏有姓王的，桃玲說，這房子原是姓王的住，現在可不知道是不是搬走了，前幾年我曾在這負薪里住過，和這十二號王太太是對門隣居，今天經過這裏，正趕上戒嚴，前進後退，都不可能，只好進巷裏躲避，想到離解嚴還有四五點鐘，不能總在巷裏站着，就來敲王家的門，想借宿一夜，誰知進門就被你們捉住了，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現在看這情形，也許王太太早已搬走了，不過你可以去問問經租處，這十二號是不是有姓王的住過，王縣長聽了她的話，覺得和看門黨徒的報告，很相符合，因爲桃玲確曾在巷中徘徊很多時候，若是這宅中的人，爲什麼不早早進來呢，所以對她的話雖不相信，却認爲近情，就點了點頭，又轉向周玉琪說，你快說實話，是趙

光瑞什麼人，他的珠寶在那裏，這回可不能容你滑頭，不實說就弄死你，周玉琪說，你教我說什麼，我是替一位吳主任看房子，才在這兒住了三天，你不信可以去打聽，我名叫周玉琪，在大恆公司作職員，我們公司有位吳主任，才從青島調到天津來，他由一個姓趙的手裏，倒過這所房子，佈置好了，就又飛到青島接家眷，派我來替他看家，你要找的什麼趙光瑞，大概就是出倒房子的人，他已在前四天搬走了，王縣長說，我已經查得明明白白，他是住在這裏，怎會又搬走了，我不信有這種巧事，你簡直胡說，好，你是招不招吧，周玉琪說，我已經把實話全告訴你了，還教我招什麼，王縣長就教兩個黨徒仍用布把他的嘴堵上，再把一隻左臂鬆開，另用繩子齊肘綁住，只教他的小臂可以動彈，才扶着坐到床邊，在床前放了一凳，又把他的兩條腿架在凳上，從窗沿上拿過一隻蠟台。這蠟台還是周玉琪爲停電而預備的，上面的一支洋蠟，還沒點去半寸，這時倒給王縣長利用了，他劃火柴把蠟燃着，才向周玉琪說，你既不說實話，對不住，我可要給你上刑法了，我怕你喊，才堵住了你的嘴，可又鬆開一隻手，你若是受不住痛苦，願意說實話，就把手抬起來，我立刻給你停刑，並且掏出布來，教你說話，你若還不肯說，我可還有更厲害的刑法，說着就教一個黨徒，按住周玉琪的脚，自己把燭台放到凳前地下，正對着周玉琪的脚跟，又把他的襪子剝下，擲在一旁，那蠟燭的火簇頂端，距離周玉琪的脚跟，只有寸許，但是漸漸高起來，將要燃到脚跟，脚跟當然不能燃燒，而且蠟燭的火力又太小了，但這完全是用烤鴨的辦法，而稍稍加以變通，雖然短時間內不能烤

熟，痛苦却是夠受，先只見腳跟被燭燄薰的發黑，周玉琪疼得顏色慘變，渾身亂動，只是腿被壓住，不能伸縮，王縣長在旁還不住的說，你快說實話吧，不說白教皮肉受苦，周玉琪咬着牙，連連搖着頭，額上汗珠真有黃豆大，只是說不出話來，他把左手揚了一揚，王縣長見了，便教黨徒把燭台移開，又取出周玉琪口中所塞的布，向他說，你肯招了，快說，趁早說還少受點兒罪，周玉琪乾嘔了一陣，又喘了一會，才啞聲說，你們最好槍斃了我，我實在不認識姓趙的，你們治死我也沒的可說，這真是沒來由的事，王縣長冷笑說，你真刁滑，告訴你，你的話我一句也不信，世上沒有這麼巧的事，前幾天趙光瑞還在這裏，今天我找了來，他就會把房子出倒搬走了，我不是三歲孩子，肯受你的騙，今天你若不說，我就把跟趙光瑞的仇恨，都放在你身上，說不定弄死你，周玉琪說，我說的全是實話，你不相信，那也沒有辦法，你要弄死我，也只好認命，可是我求你作作好事，痛快給我一鎗，若這樣磨折人，你早晚必然要遭報應，王縣長說，什麼報應，我不怕，我只要我的珠寶，現在告訴你，趙光瑞那混賬東西，不但拐走我的珠寶，還要害我的命，所以我找他來報仇，順便收回東西，現在他既然躲了，你就是他的兒子，也不犯替他賣命，咱們這樣商量，我可不是土匪，作事向來講情理，你若肯把趙光瑞的下落，和珠寶的藏處，告訴我，我只要得回珠寶，一定重重的酬謝你，周玉琪說，我很願意答應你，可惜什麼也都不知道，王縣長說，你若是和趙光瑞有特別關係，不肯出賣他，就只把珠寶的藏處說出來，我也一樣的酬謝，事後只說是我自己尋着的，你還

可以不負責任，周玉琪苦着臉說，你的主意滿好，可惜我不知道呀，王縣長大怒說，好，我把話說盡了，你還不聽，那可不怨我，說着就親自動手，把嘴又給堵上，教黨徒把燭台仍放回原處，炙他的脚跟，並且一人按着身體，一人按着腿，大聲說，這一回把脚給你烤焦了，可別怨我，這時燭燄已比方才熾烈而且仍烤他那隻傷脚，周玉琪疼得面容改變，好像已失去原來的面貌，兩目突出，猙獰可怕，雖然口中不能出聲，鼻中却發出低微的吼哮，聽着使人毛髮悚然，同時他的跟脚也發出絲絲的聲音，因為皮膚被烤得綻裂，透出油質，還有血流出，桃玲離在數尺之外，因身體被縛，不能移動，她嚇得心跳體顫，通身酥軟，閉上眼不敢瞧看，工夫一大，周玉琪再也承受不住，他拚命掙扎把身上的繩子真掙鬆了，凡是接近繩子的肌肉，都磨得鮮血直流，但被人按住，不能移動，他痛得兩眼一翻，便暈了過去，兩個黨徒才放開他，用冷茶噴在他臉上，半晌才緩緩醒過來，王縣長再問他，周玉琪只能搖頭，再不說話，王縣長看情形，知道不能再從他口中問出什麼，心中失望而且憤怒，但已沒了辦法，就轉面向桃玲說他不肯說，你怎麼樣，桃玲已看見周玉琪所受的刑法，嚇得戰兢兢的說，我怎樣，我……我不是已告訴你了麼，王縣長說，你說什麼，我不信有這巧事，我今天來找趙光瑞，就恰巧趕上他搬走了，這小子是替別人看房的，你是來找八年前的住戶的，怎這樣湊巧，我絕不信，據我猜想，你和趙光瑞也許沒有關係，大概和他的女人紅英熟識，今天就是尋她來的，是不是，快說實話，桃玲吃吃的說，我告訴你不認識什麼紅英，王縣長說我不信，現在只問

你說實話不說，桃玲急得流下眼淚說你教我說什麼，王縣長點點頭說好，你們都是這一套，我也還是那一套，說着就對黨徒努努嘴，兩個黨徒就拉住桃玲，又把她的口塞上，桃玲只喊出個我字，就不能發聲了，兩個黨徒把她扶到床邊推倒，也照方才擺佈周玉琪的方法，給她脫鞋剝襪，將腿放在凳上，王縣長將燭台放在她脚下，這是蠟燭已燃短了許多，他又尋了隻鞋盒，把燭台架高了些，王縣長這時已知道有九成失敗了，心中憤恨欲絕，不由被怒氣湮沒了理性，本來他起初覺得桃玲所言很近情理，認為是局外的人，但這時在周玉琪口中問不出一點真相希望漸空，想到自己千辛萬苦，好容易尋得趙光瑞的巢穴，竟落得這樣結果，難道就自認澈底失敗，於是怒火高燒，就決定也把桃玲懲治一下，能從她口中問出道理，自然更好，否則也可以稍洩憤氣，不管什麼公道情理，只算她情屈命不屈，誰教她偏巧在今天撞到這裏呢，他這樣一想，桃玲就遭殃了，被燭火烤了不到一分鐘，她已疼得痛淚直流，面容慘變，但是皮膚連顏色還沒變呢，不料這時旁邊的周玉琪，雖然正痛徹心腑，但眼看着桃玲也受同樣的酷刑，覺得匪徒對女子也如此狠毒，實是萬惡，又想起自己所受的苦，憤怒之氣，鼓起仗義之心，就決意和匪徒拚命，他的左手本未被縛，右手的繩子也掙扎得鬆了，而且方才王縣長見他受刑後一息奄奄，閉目如死，也忘記把口堵上，周玉琪在桃玲受刑時，偷眼覷着，因為兩個黨徒，一個按住桃玲上身，一個按她的腿，雙手並用，就是把手鎗插入衣袋裏，周玉琪見按着桃玲兩腿的人，正立在自己這邊，手鎗柄就露在衣袋之外，很容易奪取，於是局勢立刻就

發生變化了，後事如何，請看「落花歸燕」。



出版者：廣藝書局

經售者：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特約經銷處：南方：大書局

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發行所：上海四川路

——版權所有——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出版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